

7N5534/3912(1)  
5475

宋蒙泉文集

22775





歷下二子詩序

雍正戊申之歲於歷下識劉此亭此亭善為詩予  
時方學詩聞此亭論說輒有所解後數年再相見  
為予言貧居狀云他無所樂惟時過朱次公揮豪  
鬪捷差不寂寞因知次公姓字願未暇問其詩又  
十餘年從事山左詩鈔則二子已沒寫寄寥々不  
滿人意比主灤源書院此亭子之垣次公子攸廼  
奉其遺集以來然後盡發其藏而讀之未嘗不惜  
其才而嗟其遇也夫言者心之藪詩所以道性情  
惟其所為藪者必如其人之性情然後其詩可傳





於後此亭蚤有文譽性孤介好與俗忤應科目不  
售獨詩益工所遇雖窮要不為噍殺之音其性雖  
介然灑落有晉人風致次公生于世家豪邁不  
羈飲食之奉教酒賓客之樂不為恠嗇天才縱逸  
書畫皆入能品涉獵卷帙發為吟咏蒼萃菁華脫  
去凡近家落食貧不作寒酸態視塵容俗狀幾如  
也惟歷下之稱詩者舊矣若華泉函山滄溟諸公  
邈乎不可及已近時最推王黃葉而朱子青鍾聖  
輿皆見稱于漁洋山人二子抱才不遇以詩自鳴  
其性情不同故其教亦異因其詩以考其人則二

子之性情見焉此殆有不可泯沒者乎其詩予鄉  
有抄本後為俗子所亂顛倒塗竄不可嚮邇又以  
他方之產雜入其間傷廉愆義令人齒冷在京師  
時重抄存之今年秋再校而為之序正其名曰歷  
下二子者以歷下有二子故以二子歸歷下也非  
歷下者亦非二子之所知也乾隆丁亥秋蒙泉宋  
彌序



張山農先生詩序

家學堂詩膠州張山農先生著先生以康熙癸酉  
舉孝廉丙戌捷南宮三應廷試乃成進士終於  
家先生篤於學問以淹通典籍雄長東方其於詩  
持論甚高唾棄時流少時才氣橫厲然頗染於鍾  
譚餘派始宗少陵中年嘗游巴蜀秦涼間風格一  
變又嘗南浮吳越北走薊遼所至有山川之助其  
學之博足以濟其力之摯其思之深又有以發其  
識之遠然後其詩卓乎名家而非時流之所及也  
老年益矜所見則往々入於僻戾流為淺易麤直



之言而不自覺矣予嘗聞諸先正詩宗少陵固已  
顧學者不可自少陵入手必受其敝以其徒為名  
高而不辨其實之不同是以專于一家之言而不  
復廣己而造大豈若上下古今而以少陵為歸宿  
哉先生之於少陵非摹擬剽竊者比其精神境詣  
之合者實可與浣花老人相視而笑生平自負兀  
冪詩壇非徒然也詩可千餘首芟而鈔之得二百  
六十三首分為四卷將待其人而傳之膠州故有  
刻本持擇不精恐掩先生之長諸本自序頗多為  
存其一又略節存其一此外存左君一序因述予

所以芟訂之意如此其有當於先生與否他日或  
為詬厲與否固不論爾乾隆丁亥秋日廣川宋弼  
序



香樹齋詩集後序

少司寇香樹先生彙辛未以前所作詩屬門人宋弼次第排纂而授之梓凡為詩千六百有奇為十八卷工既竣俾得一言於後弼承命逡巡而未敢為也念自弱冠學為詩足不出里閭見不過方隅譬之於水如沼沚然咫尺之觀耳嘗聞諸先生長者本朝之詩以漁洋竹垞兩先生為大家如唐之李杜宋之坡谷自餘莫得擬焉先生與竹垞生同郡涵濡風流興起有自及舉進士實受知於漁洋門下士淵源所漸見聞相及固有然矣自風雅以來人代遞殊體製各別後有作者於古人闡



與必窮探而深歷之然其性情才力之所至往、有以  
自異於前人故反古謂之復不滯謂之變二者相兼而  
變恒多於復者詣極於微不必循轍以趨而自合也 弼  
編次先生之詩循環雜誦竊窺一二以為先生之詩深  
於體勢故氣象宏遠深於作用故意致瑰奇至於聲對  
義類旁通曲暢無所窒礙又其立言每有裨益不為徒  
作取則古人出入於李杜韓蘇諸大家上攀陶謝下涉  
香山劍南汎濫旁及無所不入蓋出乎前此作者之外  
而自名一家正不必以漁洋諸公相為援藉也莊生有  
言秋水時至百川灌河、伯乘流而至於海望洋向若

而嘆而後知海之大與水之難窮先生嘗語弼學者必  
廣涉博覽盡得古人之體制而後可以為詩可以論詩  
今以淺見尠聞之胸觀於先生之詩汪洋浩淼莫測津  
涯莊生之言豈不信哉自漁洋竹垞之後五十年来作  
者多不見於世近始覩吳天章蓮洋集天章固漁洋所  
許為得髓者也又青州趙秋谷先生詩名不減於吳其  
詩卷亦始萌芽欲出秋谷門人即先生座主也二公材  
力伯仲之間其雄深宏肆可與先生匹敵然秋谷一蹶  
不振終老田間天章窮於所遇遺編零落幾盡沒於塵  
蠹之中塵而後見而先生遭際昌時賡颺明盛清廟明



堂之音殆未有艾詩集一出沾溉後學衣被海內使天下稱詩之士以先覩之為快以視吳趙兩先生所遇為何如也既以復於先生退而書之又以附名簡末為幸受業門人宋弼謹序

代黃崑圃先生蓮洋集序

昔揚子雲既沒或謂桓譚曰雄書能傳於後乎譚曰必傳凡人賤近貴遠親見揚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若使更閱賢智為所稱善則傳矣唐世詩人若太白少陵之倫名震一世而遺文殘缺賴後人為之纂錄又歷久而後顯文章之傳不傳殆有數乎然有不可泯沒者存則鮮有不傳者余自康熙辛未遊吾師新城公門因識河中吳徵君天章是時京師稱詩者多風雅道盛一時譚藝之士麋歸新城公齒牙餘論獎借良多徵君布衣耳舉博學宏辭不得志乞米四方奔走困頓



何詩處字...  
九毫各海美...  
不能道也

又形貌麤醜不自修飭然公於儔人中知之深且至許之鄭重始終稱道勿衰者獨吳徵君耳徵君詩骨力清挺波瀾老成五言得唐人三昧風格在右丞襄陽之間其奇逸之致則太白長吉也然得之天才非沾沾模倣故可貴尚七言兼有李杜韓蘇諸大家之勝而放筆所至自成一派不可拘以格調生平精熟內典出入無礙尤為擅長其詩曰蓮洋集蓮花洋在普陀山下名山記曰華嶽山下有蓮洋村徵君樂之故以名其詩也余鄉得其集甚秘惜之及乾隆庚午乃以畀其鄉人光祿簿劉君繩遠俾刊以傳昔新城公嘗云吳子詩名甚大又

云余與海內論詩五十餘年得髓者終屬天章也趙秋谷宮贊齟齬新城公獨於徵君無間嘗曰千頃之陂不可清濁天姿國色麤服亂頭亦好非有意為之也觀水者不期於溪沼為容者不毀其衣妝免此者其天章乎嗟夫自余識徵君忽五六十年鄉時稱詩之士無復存者余八十之年既老且耄顧猶得親見其遺詩著見流傳益嘆新城公知許之真而徵君之詩之足以信今傳後固有不可泯沒者存已夫不朽之業立言其一古之作者不同於傳而已若徵君者為何如哉昔之見徵君者未必信其詩之能傳於後今之傳蓮洋詩者又



以不見徵君為恨。余既見徵君稱詩當時為賢哲所重許。又見其為世所歎慕流傳而未有已。然則徵君之詩之必傳與傳徵君之始終本末。非余孰能言之。乾隆十七年歲次壬申二月既望北平八十一老人黃叔琳序。

蓮洋集補遺小序

世之言詩者未有不知蓮洋者也。然其集不著益都趙秋谷先生與蓮洋最善。常恐其詩篇零落。故懷舊詩云。虛疑玉溪底。匣劍藏芙蓉。終當沈鍊網。大索蛟龍宮。嗟夫。干將莫邪希世之寶。雖淪於九地之下。其精氣且上屬於天。不久藏也。予從孫端人前輩所見蓮洋集鈔冊。欲相與刻之。已得臨汾劉君刻本而止。然視其所收。猶時有遺漏。乃為之訂舛補遺。以成劉君表章先民之意。蓮洋之詩待劉君而著。干莫之寶至矣。能發其藏以見於世。蓋亦難也。詩逾二千。疑存者太夥。他日當畧為刪。







無術亦甚矣職在教士問其所以而不知也其能者勤於文事歧望科名而已矣惡有以儒先之學為說者乎吾聞霑之人士聞先生之教心悅誠服莫不幸其私淑於五子而不徒墮於帖括利祿之中由是觀之謂今之學者不足與言儒先理道之學而聞者將笑其迂也豈其然乎先生既有成書將以授梓而命弼為序弼於五子之書雖嘗涉籀籀焉抑猶望其門墻而不入於其宮者惡足以序是書耶獨念先生為學之正教士之殷皆當求之於古而時所未易得者且誼屬年家子不敢以辭謹書如右以復於先生

劉刺史暢亭宦餘錄序

古之君子仕學一者也今之君子仕學岐者也一故仕而學未嘗廢也岐而二之即專於仕而苟優焉足矣違他及乎哉吾聞古之學者循習於事、物、既知其名又知其義由是引而伸之以及萬事萬物踐之為實行而發之為文辭學無不在仕則舉而措之云爾既仕矣凡人事之變遷萬類之情偽要能窮其得失而行以學之所得故內不欺其心而外無不可以示諸人者道豈有二也予嘗游景州與其賢士君子善有以封禁山記事相示者蓋其賢牧暢亭使君之所作也予謂其事可



垂遠而文足以達為之咨嗟太息題長歌以寄使君已  
使君移官遵化相見京邸如故人又於司封封胡大夫所  
見其闕行日志文采風流與山川相映發予意使君歷  
仕以來所為本身以驗諸事者有年矣計必出其餘技  
發為文章以著之而特未嘗見也夫吏治之盛無如兩  
漢之人引經斷事傳之史策者多矣昔人云吾所行無  
不可以對人言者至趙閱道則日之所為夜必焚香以  
告於天由是道也苟有歎焉弗為也故無不可以示諸  
人者使君牧景時嘗署聯句於門其言拳拳於景之父  
老子弟欲其勉於讀書力田誠有味乎其言之也比去  
景數年景之人思其政之不可再見或題詩曰雲雨至  
今思野老風流自昔見先民予諷其詩而嘆古人孰嗣  
之歌良有以也亦有以見使君之政矣於是司封以宦  
餘錄示予而俾為之序蓋使君錄其為治之畧為予所  
欲見者其洞悉人情盡極物理如古良吏之為又殷々  
然不遺於學故舉斯義以答司封并舉向之與使君相  
知者以為古之君子於此信之矣豈餘事哉



蜀志外編序  
志者史之別也史紀一代之事善惡偕總始末俱載志  
備一國之事欲簡而談博而不濫其難與史等也夫古  
之為史者必閱石室啟金匱抽裂帛檢殘竹乃可以詳  
悉於休國而博練於稽古作志者或不能然亦當如  
司馬子長所云網羅天下放失舊聞庶幾無固陋之譏  
有宏通之目也蜀之為國舊矣簡籍之傳亦多矣然前  
代兵燹之餘遺文淪喪其軼書往々散在四方予同年  
友詹君元西游歷所至廣搜博覽隨所見聞錄之行笈  
凡三十餘年作為蜀志外編三十卷外者何以有通志



正編也蓋其先君子少峯先生嘗與于纂輯之後以其  
時速而事略有隱憾焉以屬元西元西雅負著述之才  
追維往訓以成斯編綱舉目張星陳雲燦叙事簡而所  
舉彌詳也徵材博而所取有制也於近尚略而於遠鮮  
遺使讀者若游山陰道上應接不暇幾忘乎蜀之自有  
志者善夫元西用心之勤而成書之不易也予於此有  
感焉往者嘗以吾鄉舊志踳駁乖舛極意考稽纂輯畧  
備一旦付之匪人恣其庸妄毀瓦畫墁敗乃成績今方  
欲作後圖而事屬有待元西之書儘可單行倘嚴加校  
訂益以近事俾無闕畧流傳海內成一家言豈不遠過

於成都古今記續成都古今集記而為史之一助耶



左傳分部序

嘗觀于藝事而得讀書之法焉今夫治絲者理其緒而分之比其類而合之絜猶是也而織為錦幣錯其文彩極人工之巧故使人嘆美之不暇而服之無斃也今夫左氏傳博采列國之事以釋夫子之經緣歲月而繫屬之原始要終備言廣記是以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辦理或錯經以合義：理宏遠枝葉繁茂學者當尋其枝葉究其義理優柔厭飫于其中若江海之浸灌膏澤之滋潤久之又久然後有得也杜預之言如此夫以百二十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聯綴錯綜



以成文學者為之若涉江浮海茫乎不知其津渥若目  
眩五色耳迷七聲懵然不獲其條理也尋究文字之不  
暇而何義理之能求王子左傳分部其用心可謂勤矣  
其為書也以國為經以年月為緯析之又析合之又合  
其部居區分經營匠意窮年累月竭半生之精力而成  
之其有得于藝事之工者與觀其自序以列國時事敘  
列多端年月隔遠不便觀記恐難以兼總前後融貫初  
終因為是編以貽學者而自比于升高之自下行遠之  
自邇學者由是求之以及左氏之故兼治公穀輔以國  
語融滙貫通浸灌滋潤窮傳之精發經之奧即以是為

先河之祭亦可矣若夫前哲所述同異不一皆取疏濬  
經術而止曲江吉士亦已及之故不復贅舉云



迂齋學古編序

萊子之國面山環海膠州在其南橫踞海上有大珠小珠之勝生斯地者大抵魁竒磊落性好文學以予所聞法黃山先生兄弟名最著其後則有張山農進士以學古雄長東方予友迂齋實黃山元孫而以文學繼山農之後者也迂齋幼時兄弟各受一經甫誦春秋輒舉傳注之說為問塾師駭不能答長則益為三傳學既又厭薄舉業思與古人為徒每為俗子指詬久困公車屏迹海濱寢食竹素幾與外間斷絕聞見人世一切言語亦無由至其耳目獨與所心契者一二人相為酬答或



有以文字請者捉筆應之直從胃臆寫其所得不屑  
世人所云久而成編題曰學古蓋猶不以自足云爾予  
知迂齋名且久比相見叩其所學愧遠弗逮以兄禮敬  
事迂齋自其罷舉以來每遇膠萊諸君子必問迂齋起  
居及文字結習弗倦狀庚辰春至京師令子嵩齡時  
見過出學古編以迂齋命予為序予雖從宦游幸無  
營奔走之狀得序迂齋文自以為幸至於文家門逕  
曾不足以窺迂齋之藩籬安能道其淺深耶年來山農  
文集稍流傳聞其出老年手定恐但存菁華消落之  
作而盛年文章反或掩沒迂齋既已振其家學於前賢  
所著必為表幽闡微觀所謂覲齋文錄序取義甚高而  
於予心有慊焉因并及之以質所見亦如與迂齋論文  
也



鴻雪齋詩序

瑯琊臧省齋先生以名進士授縣令遷佐郡事入為儀曹郎出守建寧蒞官數十年每以從事獨賢馳驅鞅掌在秦中久行役邊塞無歲無之及守建復以事入黔滇沿山涉澗往返萬里勞甚矣中間數因事隙馳省太夫人於家率子若弟奉觴上壽為娛樂其或稍暇則有賓從文酒登臨倡酬之歡即馬足匆々不廢吟咏凡一切殷憂况瘁感事懷人發於思而形於言々之不足而長言之者悉於鴻雪齋一編見其情焉夫情動而言形理發而文見故治隱以之顯由內而符外昔人之言性情



所由見也是故詩三百篇其出於忠臣孝子勞人思婦者殆半豈不以其情之摯而言自工乎先生就所遇以言所感情生於境而言以達之是以辭直義暢切理厭心昔人所謂有德之言者非乎考其所遇皆人所不樂為而其言和平溫厚絕遠怨誹至於望雲而思將母而樂藹然仁孝之意流於不覺斯立言之根柢而詩之本也豈必銜詞華驚藻繪以與世校工拙哉永瑒大令奉以示予俾論次而為之叙予既妄有決擇次為二卷輒舉所見著於前以俟知言者

### 遺安堂詩序

予友金子谷村視予十年以長生於世胄無紈綺之習其為人踴之涼之多否少可甚畏人而不理於口獨嗜讀書喜飲酒尤善為詩如其人不近名亦不著與予及李子秋厓數人交善雖道不同而神相合也嘗與秋厓請業於飴山老人歸而尊其所學故別號曰秋厓曰谷村秋厓清才絕俗造詣深穩而谷村以幽香之趣孤冷之音自寫所懷其於世殆不屑然也每欲於古人中求其儕偶景州曹子綺莊李子露園以為天隨子之儔相其生平亦略相似予嘗手鈔谷村及三子詩都



為一編題曰廣川四子蓋德景兩州皆有古廣川縣地故合之為名南北百里此四五人者予倡汝和賞竒析疑剪除榛蕪蘄乎大雅而谷村之作尤有介然不染不污之槩其狷者流與三子既沒谷村亦亡又越六七年乃得裒其遺編而論定之嗟乎谷村不得志於時頽然自放於寬閑寂寞之區據梧而暝仰天而嘯此其懷抱豈里巷之人所能知而其為詩抑豈可以世俗所驚求之哉詩數百篇僅存八十餘首其才力頗短而思理自長探幽索微往々遇之存谷村之詩如見谷村矣

### 然燈記聞小序

然燈記聞廿餘則漁洋先生談藝之一端也先生于詩奄有前人衣被來者其尋常指授無非詩家秘要顧不可多見何端簡公<sup>世璠</sup>先生高弟過從之餘偶錄一二予鄉嘗聞之李孝廉露園今乃覲之王君岱青手校以授梓予得而讀之雖偶然舉似言之甚邇而意味深長語之無多而法戒昭朗所舉大抵切于學人苟克其言雖殫精畢力猶有所不能盡也所謂富哉言乎者耶王君屬予道其所由乃書此于前王君為幔亭先生孫漁洋先生從孫雋雅有門風露園者端簡公孫壻詩人也



生於蘇高孫存門風靈園昔蘇簡公將晉諸人也  
平直其地由內善丸千前王岳為難亭矣主都然其  
辭畢其蘇林前不指盡少而歸富姑言平昔相王岳  
無多而志如誰防而舉大蘇世平學入俗其言雖  
平而而露之雖則然舉以言之甚重而意和氣身語  
嘗聞之本學無靈園今以購山王岳在青平外外  
下多身向蘇簡公賦由高第盡於之翁則疑一二  
本首前入本妙來答其長常語無非語家殊要賦不  
然登五閣甘翁傾點其夫主楚楚之一歲少夫主下  
然登五閣甘翁傾點其夫主楚楚之一歲少夫主下

結廬遺詩序

造物結構之迹之可見者山為大山之大者倚天拔地  
興雲蓄雨次或崔嵬岑崒盤鬱隱深或曲澗幽岩一邱  
一壑皆躋勝者之所喜而尋幽者之所盤旋也論詩亦  
然吾里稱詩者若程水部田司農謝比部馮舍人名最  
著而陶菴一集深為漁洋山人所許以為能自名一家  
而可傳於世近人中論有淵源識徹奧突曩然塵壒之  
外者獨數李秋厓秋厓固陶菴曾孫也然秋厓每稱其  
從父亦堂之讀書好古耽於吟咏若自遜其弗如者其  
後亦堂沒予為志墓略言其齟齬於時之由因取其詩



芟訂之僅存百餘篇而為之序夫論詩者引而附之必  
以其類推而進之要不可以甚誣吾每病夫目粗厲者  
以為杜為韓稱俚俗者以為白為陸或塵囂汗漫淺漂  
庸雜之徒皆援引名流醜顏強附是猶擬邱垤以喬嶽  
而指埴阜之觀以為千巖萬壑云爾也作者守固而自  
尊論者寡情而漫與亦寧有當乎陶菴集原本泉明宗  
師葦柳有盤紆隱深之妙亦堂守其家學雅不欲以詩  
名然其性情所寄譬如杖策登臨躡屐游歷所遇林巒  
谿谷足以怡悅心目雖不必侈以天台武彞之勝而流  
連往復不許其一邱一壑不得也五言若暗階鳴絡緯

長漏轉牽牛游雲癡作勢獨樹澹生花人歸楓樹渡童  
候荔支門荒徑生秋草層垣上古苔微風螢火亂細雨  
雁聲遲七言若夕陽無際憐芳草春水依然悵綠波青  
山有約埋詩<sup>骨</sup>綠野無期遲酒人薜荔墻歌蜂落子林於  
徑濕蛛垂絲滿院秋聲過白雁半簾寒雨對青燈及讀  
史宋稗諸絕句風格皆近前人其篇什頗多予汰之甚  
嚴要有可以傳者予銘詞嘗謂勿諛以誣以慰九原今  
亦猶此志也夫亦堂蓋晚號結廬云



桐陰書屋詩序

于欽齊乘之言曰濟南山水甲齊魯泉甲天下濤噴珠  
躍金霏碧滄韻琴筑味醴肪莫殫品狀故其詩云濟南  
山水天下無也予為郡人少而習焉然每誦斯言未嘗  
不心神曠怡諷詠不已昔王武子與孫子荆言其土地  
人物之美于今稱焉其云人之廉且貞者則地之坦而  
平水之淡而清也其云人之磊砢而英多者則山之巖  
嵬嵯峨水之湮滌而揚波也吾郡山水殆將兼之於人  
何獨不然歷下自總制朱公起家為望族方伯勤恪兩  
公繼之功名赫奕顯於方冊而子青先生負俊逸豪邁



之概獨以詩鳴四方推為作者漁洋山人尤亟稱之怡  
園先生承世德濡家學資稟英異性情廉潔殆有得於  
山水之所鍾者與恬澹不試無所見於時獨往、為詩  
以寫其懷抱所與唱和若安邱張郊君淄川張榆村膠  
州張山農高南阜皆一時老宿所為桐陰書屋詩清和  
醇雅足以振楓香吳船諸集之遺響而先後於高張諸  
君子間濟南文物之美與山水俱長矣然先生不數、  
示人意不欲以詩自名予昔輯選山左詩得而鈔之同  
學景韓大令俾予校訂而為之序余讀其詩想見其為  
人如於晴雲曉日登山臨水見羣峰東走離華對峙青

照明湖濟南風景宛然在目寒窓對酒書以復於景韓

同學



碧山堂詩鈔序

往者予舅氏孫莪山先生視學黔中搜羅雋異宏長風  
流黔中人材大起文學政事之列彬彬然矣而田先生  
端雲獨以詩鳴其後諸君子遇合不齊或寂爾無聞或  
登顯仕至大官布列中外而田先生僅舉孝廉擇為邑  
令以老獨其所為<sup>詩</sup>最多夫詩大者為雅小者為風昔者  
季扎觀樂於十五國之風聞而辨之詩豈不以地限耶  
然屈原離騷上接風雅地又若不足以限人者若田先  
生之詩或有得於騷雅之遺而自為風氣者世顧未之  
見耳余從先生長者後略聞稱詩之指於雅俗之辨竒



正之分淵源派別之間頗有知解間持一說以論詩則多所齟齬乃今讀碧山堂詩而竊有感也夫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是故本之性情傳以文采使讀者聞其聲而知其人聽其言而得其志然則纖巧穠麗傾仄膚廓之詞與夫卑靡蕪濫流淫粗厲之音曾何足與於大雅而標新矜異岐出多塗為先生之詩獨持雅操於一切之習湔除殆盡挹其冲和見性情焉攬其華實見學問焉情緒紛綸超詣自領則言語之妙也攘別榛翳敷摠菁華則境地之別也游歷既廣懷抱彌深生平詩凡數變而雅人深致有吾鄉漁洋山人之風豈非得風雅之遺

而不以地限者與令孫△△吉士於予有一日之雅相見時即述先生受知舅氏狀屈指閱五十餘年嚮時諸君子存者無幾而先生靈光巋然以碩學老宿為後來宗師吾知黔中之詩淵源有自而不溺於習俗矣吉士屬予為序余因得發其所知以折衷於先生其有當乎否也



西溪遺詩序

予輯山左之詩凡六七年於茲而不懈比與灤源諸子  
爬羅剔抉時時寫錄以寄澹園盧丈於揚州蓋蒐補者  
近百人而得西溪之詩西溪姓胡氏名訓字近光淄川  
人績學嗜古不慕榮利其狷介孤潔之士歟先是盧丈  
以選事屬予匪獨綜緝辭采彙聚文華實志發潛闡幽  
故於隱逸之倫狂狷遺俗之儔往々低回鄭重雖篇什  
蓋寡尤三致意焉如張仲子光啓徐隱君夜董隱君樵  
譚公子其志邈乎尚矣近時若李得之魯劉此亭伍寬  
朱次公令昭諸君未易一二數要皆介々不合於俗夫



士之不偕俗者雖行有不同彼亦各行其志其胸中有不可滅沒者存特不免外間訾議耳西溪早年棄舉子業屏居荒村與竹石魚鳥為伍小室之內茗椀鑪烟竹几木榻列置羣籍一編在手略能記憶閉戶不妄交遊然造其廬者志趣既合輒為傾倒而不潔者亦不能至其門性不善飲、少輒醉而喜為人設酒終日同其醉醒勸酬不厭襟懷洒落絕遠塵埃乃如是年四十六病且亟以所讀書扁置大櫃中曰俟二子能讀時付之其為諸生二十餘年未嘗應省試有司欲以文行舉弗屑也興至賦詩脫手散去亦不自愛惜故存者不多與同

邑張榆村畢崐朗最善予嘗從榆村先生遊其性情淳澹問學淵雅穆乎古人之風然觀西溪答榆村詩雖甚相推猶有矯然自異之概則他可知矣西溪詩僅四十餘予既抄其大半與此亭得之及王君禹陳以下十餘人合為一卷以殿山左之選大抵皆孤介磊落士也於是西溪二子佩葦佩弦請依予所評點以授梓人予不能靳又嘗以不獲識西溪為憾故略次其生平以為序其介以來者高生貽榮實紫霞司寇之元孫能助予罔羅放失者也抑予於此有慨焉茲六七年以來轉、蒐輯意亦勤矣而猶有未喻者篋衍之奇視為私藏又其



甚者于其前人著作固秘而不肯出他時漸以湮沒或  
飽於蠹魚之腹淪於荒烟蔓草之際皆不可知卒之泯  
沒無傳是誰之咎歟胡子與高生亦足多也夫乾隆戊  
寅八月蒙泉居士宋弼撰

送葛聞橋先生南歸詩序

戊辰秋日吾師給假南旋于時金風朝厲落木而縈  
懷玉宇宵空望歸雲而念遠蒲帆一片遽牽潞水之舟  
驪唱三聲難判離亭之袂矧如弼者材同焦尾斲作鳴  
琴情比息翰噓之遠路席間請業謬塵游夏之班座上  
談經幸附程仇之後勗以道義守之無愆被以中和化  
而不覺值此送歸將遠豈第把酒銷魂者哉竊惟詩以  
明志言可寫心招素侶于塵中賦離愁于江上置先生  
之左右便隨天際歸舟集諸子之詞華可共山中晤語  
云爾



之五古對詞天新體其集韻于之隨筆下共山中韻語  
知亦言何無以詩素以于塾中融鑄楚于以土置處主  
而不覺其力也體能盡其味而能知其香若守其詩以  
詩語幸而對此之詩盡以直筆守之無所好以中味外  
琴韻其息餘動之盡其氣間韻業其憂其憂之班坐土  
難即三聲環供聽亭之好假咬派香林同其氣體非也  
新王守官空望觀雲而念盡能如一月盡常器水之快  
力氣終日吾相然知南詩于知金風陣亂師蒸木而紫  
芝草間蘇夫主南觀詩云

鑄雪齋集序

自古搽觚之士殫志經營以成一家之言者往往積之  
終身而不能成矣而不能挾其富有以傲晚一世其  
沈于篋衍棄于敝簾飽于蠹魚之腹者蓋不少矣夫士  
生于世富貴窮達命之在天者無如何也獨著作之業  
可以自為故或橋頂皓首勤心不息困而彌堅窮而不  
悔者豈不以一生之精力具在于是不得于富貴窮達  
之間曾是區區者而不得傳播留貽以償此生平邪甚  
矣士之著作有所成就者無怪其愛惜鄭重而非外人  
所及知也往者嘗聞張子漢張之名而未識歲在乙亥



以其五夢唱和詩寄予予家逸情幻想邈然天外一時  
和者裒成卷帙予既題其端矣比至濟南乃獲相見神  
情似鶴鬚髮如銀而濡首豪翰嗜好如昔意其一生之  
精力必有所託以為一家之言者遲之又久乃得其所  
為鑄雪齋集而觀之所為詩賦詞序記雜文及他撰著  
凡數十卷計可尺許抑可謂富有矣嗟乎張子少負才  
名受學大師數為名公大吏所知賞歷試不得一遇生  
平遊迹半天下坎坎坷齷抑鬱無聊之氣一假筆墨以  
發之是必有陸離光怪藏乎其間宜其挾以傲睨一世  
而若有所不屑也使其留貽于後視命之無如何者所

得何如耶乾隆戊寅夏五月序



試帖前選序

歲在丁丑之二月 詔下禮部春闈試士用五言八韻  
唐律一首而置論表判勿用已又俞臺臣請行之鄉試  
於是剽襲弊革風雅道光四海之內喁然嚮風咸思揆  
藻摘華以叶文明之化惟是矩矱未陳方員莫式穀率  
弗示破的奚由則多士之望亟也夫詩莫盛於唐而試  
律亦惟以唐為則唐人試帖舊多刊本其頗為註者曰  
類箋凡五百餘篇試律盡於是矣同年石大令柯亭携  
以示予乞為選擇予乃芟厥蕪擢其菁華去俗訂舛  
僅存其半以授梓矣然大令方蒙特舉驤雲路不久辱



於東方而予居灤源學舍與諸生講習聲律因欲推而  
廣之以流通于鄉邦郡邑之間使夫山谷僻壤皆得以  
資其誦覽故徇諸生之請重為刊本以惠學者非云掠  
美亦公而不私云爾夫詩雖一藝有本論焉義理明則  
楨幹立稽考廣則枝葉茂練習久則變化生博通其術  
約於唐賢以符前軌朝華可謝夕秀方振則是選也猶  
夫規矩彀率而已所以為巧者不在是也雖然規矩彀  
率顧可勿知乎哉苟由是而學焉則行遠升高之一助  
也刻既成為序其緣起不辭於春闈始士風正言人路

試律新編序

李贊皇之論詩曰譬如日月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善  
乎夫文章之道日新者也今日之日非昨日之日而未  
常易也今之文非昔之文而其道未常不同是故變而  
益工新而不失其正何必今不勝于古耶唐人試律垂  
為軌範既有成編矣本朝試士因前代之規從事帖括  
者往々不留心聲律然特兩試未之用耳應制之篇詔  
試之作與夫館閣之程校學士之課習何嘗不郁々彬  
彬哉顧坊間本子略而不精予擇而編之益以篋中所  
鈔及新科試律猶不足已得南北新本彙存將及百篇



自憾耳目之隘無緣蒐採亦非過為別擇蓋欲其清而不涉於濫雅而不溷於俗光景新矣而變而益上者不滯于古而未嘗戾也中間頗著評語而同學諸子因為箋釋故實又取館中舊課及與同學西齋近作與課士所存附質諸人又詳論聲律音韻之說本前人之意而疏通之別為一卷以附于後合之前選蓋亦燦然可觀矣

聲調彙說序

弼少侍先君子編修公與聞詩家教調之說先君子又嘗手鈔杜詩一冊細加別識而書其端曰詩自古今分體音調迥別今之不能古詩者無論矣其學古者亦知古之不可以似律而究茫然不能道其所以即為律詩亦不過曉刻定平仄至唐人律調多用古法無不字句均調上下相稱如金石之鏗鏘宮商之應和今則鮮有解者夫詩貴比興音調末也然末且不知况其進焉者乎弼心識其意迨後見飴山宮贊所作譜其說盡同嘗推而論之以為學詩者不工於律未必能工於古然不



極諸古則其為律亦淺矣語教調者律之不知何況於古然不明夫古則其為律必滯矣是故古與律之間當知其所以分與其不可不分與分而仍相入與不相入者惟辨之嚴而後能得其通爾暇時本先君子之意取飴山之譜與漁洋司寇一事彙而說之使學者曉然于教調焉仲翰村謂司寇秘不肯語人而宮贊則指示不吝竊謂兩賢皆是也夫言之易則受之輕行且弁髦之矣雖然勿寧語之其進而求之耶此其末也其勿求耶此亦末也請循其本焉則若之何乾隆丁丑冬日蒙泉居士宋弼序

通韻譜說序

四教始於沈約切韻成於陸法言唐宋之間雖有增加而部分無改凡分韻二百有六部宋本廣韻具在也淳祐中平水劉淵始併為一百七部則今所用者是律詩專用本韻無論已一涉古作依據坊間本子謬戾茫昧令人齒冷可乎茲者雅道昌明詩教益廣士之翺藝圃而游詞林者固當有所宗法予既掇漁洋飴山兩先生之言教病者以示諸門人其說詳於古體則學者當知古韻顧亭林先生著作精詳安溪李文貞公嘗掇其韻譜分析論辨犁然當於人心因本其說列以為譜而撮



其義例著於每部之後俾覽者了然心目既知其所以通又知其不可通而誤通者庶幾有所遵循而不惑於時說之謬其於音韻之學亦以發其端而正其趨爾又嘗以此求之古人間亦有一二出入者殆古人之偶誤或別有說而不可據也又其三二字之相涉而全部則不可通也苟或博通騷賦縱橫詞場則如譜內所論併三十韻為六部亦可矣不然者則須約於規矩之中而不可軼而出也若夫外論之不同者亦多矣彼此是非吾誰遠從信其所主而篤守之其亦可也

謝氏霞綺樓藏書錄序

謝子白駒習靜之所曰霞綺樓蓋取諸元暉之詩謝氏之故也樓之東有屋三間西鄉而延於南曰書艘者其藏書處也予嘗與李子韶鋒觀於其中列架周辟積卷充棟謝子置酒屬客慨然而嘆曰此先比部所遺而某收諸散亡之餘者也先比部之卒某方幼穉名籍秘冊不幸為人間而有之逮某稍有知識求之無及矣此重可惜也予觀其書皆舊本諸經史子書外勝國典籍多完好對之穆然發懷古之情而明人文集獨夥予願而語曰此非知人論世之藉與李子曰然與謝子固且圖



之後予數過其居乃見其所編霞綺樓藏書錄凡經史  
子集各為目書若干卷著述本末條繫目下又旁搜史  
傳紀載文字可見者略其人之生平並加品題如馬氏  
通考之例凡為書若干種總若干萬卷視古晁氏讀書  
記陳氏書錄解題雖不必同要其鄭重收藏先世遺籍  
又考核之以貽于後其用意亦勤矣夫著書之難也言  
以載道者尚已三代而下書益多而載道者益鮮故韓  
子曰其為之也易則其傳之也不遠吾觀勝國諸人著  
書抑何多也其幾於道者與言之工者有之其鮮所根  
抵或背而馳焉又不必其言之工也其諸韓子所謂為  
之易者邪將猥以近而不廢也是故著書難藏書尤難  
藏書而為之論正別白於其間則其善也如是則因書  
以論世論世以知人後人之書與前古並存可也是錄  
也雖賸而不可惡雖雜而不可厭也謝子資性敏絕博  
雅多能方延李子於家以古學教子弟李子英銳過人  
能束其才以軌于正觀其商榷考訂亦既論其世知其  
人矣不且有以進于道與予聞比部好藏書淹貫博通  
與田司農相上下而剛方磊落於仕宦獨不屑然有  
所依附故位不大顯其書雖多散逸而孫子能收輯之  
以永其藏其將有繼其志者矣予既為之序行且與二



子坐霞綺樓中酌酒縱論之也  
而亦猶如此耳亦大難其書撰  
與西國景林年不而嗣衣品  
入矣不且休以並示並與不  
雖來其本經地毛五雖其商  
都支雅不與李千外家以古  
也編編而雨區惡幾瑞而不  
以餘世倫母以呀入對人之  
善善而為之論五限日全其  
之為善雅林器以並而不類  
也吳以善書撰善書大

德州謝氏族譜序

吾州謝氏之嗣曰紫芝字白駒一日得其先世之系於  
族人之室歸而次以為譜斷自始遷之祖以為世系次  
以科目仕宦又蒐輯先世藝文并載累世詔命以及記  
序銘誄贈答往來之詞總為四卷於是謝氏之家乘以  
完而自今以始可以傳之不絕矣嗚呼譜牒之作上治  
祖禰即下治子孫於以立義行仁合敬同愛以維人道  
於不窮者也年代久遠支分派別能舉其世者鮮矣舉  
其世而能辨其名者為尤鮮夫人道本乎祖尊祖故敬  
宗敬宗故收族尊祖敬宗收族而王道行人心厚風俗



淳矣嗚呼後世士大夫留意於譜者鮮矣留意於譜牒  
必其能篤乎親之之誼而其父兄子弟之觀之者亦必  
有以發其歡欣慈愛之心此賢者之所為而庸夫俗子  
視以為無關重輕者也謝子少孤失其譜牒一旦得之  
若獲天球然於是輯而完之其賢矣哉故樂為序之

平詩於韻答卦未之隨然為四卷外長權凡之策乘以  
以林自卦宜又黃離夫世藝文長輝景世結命以又  
邦人之室體而必以為體自故墨之卦以為世系必  
吾世權凡之隨曰祭之字曰隨一日計其夫世之系外  
謝所權凡其體京

樂源書院丙子同學譜序

樂源書院雍正年中奉 詔所設以講學育才者也合  
列郡之士擇其才且文者聚而養之朝夕督誨日月漸  
漸固或懈諸生萃處則有親師務學之實有相觀而善  
之道故山左人才往々出於其中乾隆丙子予承乏茲  
席于時當事諸公皆雅意作人而觀察桂林朱公專司  
教事與督學廣陵謝公所以飲食教誨之為尤殷蓋士  
之集此百有餘人夙夜強學懷席上之珍以待聘舉也  
乃以姓名年齒鄉貫家世序次之為同學譜以無忘一  
時之誼予惟諸生意良厚矣夫為學者時為大地次之



乃尊師而求友于以治其身心正其學術而已今以地則百工之肆也以時則天之所假上之所賜也予不敏忝一日之長勉為諸生導先路若諸生居此合志同方營道同術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以此成其學而廣其才以不負國家造士之厚則觀摩之益為滋多矣不然燕朋逆師燕辟廢學豈所貴乎友朋之道哉譜凡若干人有未詳者亦附于後示公而非私也

同學譜序

歲在己卯山左之士集于灤源書院者九十人相與朝夕砥礪日月濯磨飭行義講文學漸以上報朝廷育士厚澤而下副其立身行道揚名于時之素志彬郁為甚盛矣記曰儒者今人與居古人與稽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士之所以為學者蓋不外是又曰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則所為修之于家獻之于廷者將有素也予自丙子承乏于茲至今又三年矣其所以與諸生相切磋者不敢不以古道相勸勉而遠大相期待不敢不勉以莊



敬日強而重戒其偷薄也其于文事未嘗不勵之以則古昔稱先民而去汙俗就高明也而諸生亦往々知自愛蒸而益上焉夫士之所學上之所取也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則諸生之力學有素而將為上之所取宜也夫書院者 皇明詔之所立 皇恩之所在當其事者必兢兢業業以承之而無敢怠焉乃不自負以負 國家此予與監理周先生與諸生三年以來所共矢者然則志其姓氏之詳齒序之誼以永々不忘亦誼所不容已也同學譜成書以弁之

壬申 恩科揀選序齒錄序

乾隆十有七年國家大慶值 覃恩溥被爰開 恩科取士於鄉升之春官皆如制又以士多久淹復取未與于選者別擇而錄用之其在山東試縣令者六人授教職者十六人以新舉遲其用者八人凡三十人遭遇之殊與諸進士等夫進士之制既升春官進而廷試乃賜之第又進而試之從而論辨之乃進之于廷官之為庶常吉士部曹縣令教官之屬其不及乎此者又遲之十餘年然後循資為吏其取之至慎而進之不易若此今諸君子遭際于常制之外擢于稠人之中遂登仕籍一



且為國家理百姓司教育蓋有為進士中所不逮者則  
出其所學以仰報萬一者為何如而與于是舉者豈無  
同升之慶歟故事同年舉者有序齒之籍諸君子置酒  
一堂交相勸勉因序齒以志其遇而屬予一言予惟諸  
君子誠重是舉而不敢諉也上以答知遇之隆下以敦  
友朋之誼於是乎觀之是為序

節孝錄序

節孝錄者吾族孫克烈痛其母之既往思其鞠育之恩  
與其畢生茹苦含辛貞節賢孝之行而欲以文章顯其  
美懿以垂諸不朽者也克烈母高氏膠之名族其歸也  
一年而寡方是時幸有遺腹夫之或餒或食不絕如綫  
上承孀姑命忍死以待天鑒其志乃生克烈勉撫之以  
成立以至于今也夫婦德之貞觀其搆如松柏堅如金  
石大抵出于天性史冊所書賢士大夫所傳榮厚顯赫  
者何限顧往、匿不肯稱道獨忠臣孝子匹夫匹婦之  
節輒相與詠歌嗟嘆而未有已者豈非其事關懿好之



公而卓々然不可泯沒者耶氏之既卒克烈抱無涯之  
痛膠之人士亦已具言上官請旌建坊一時賢士莫  
不作為文章以讚美表揚之于是克烈哀集成帙以永  
其傳而余為序其端氏之賢行克烈之孝思及諸作者  
表章之至意皆可以不朽余與克烈為族雖遠而父老  
相傳同出一源節孝之美亦與有光焉乾隆二十四年  
己卯仲秋序

景州人物志小序

叙曰傳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是謂  
三不朽士君子求志達道為醇儒為名臣豈非邑里之  
光榮後來者之矜式耶祿封百里江都咸陽而外豐功  
偉績與夫忠孝節義之風彪炳史冊前後相望何其盛  
也五代以還傳者蓋鮮士固有幸有不幸哉自勝國以  
迄今茲名流輩出德業文章可得而詳表數君子大  
校與古人不多讓間有位不副德輿論歸焉勿敢畧也  
或有德有位而文獻不足徵當吾世而未敢有所述者  
備列于表非信古疑今也世遠則無庸苛事近又不敢



狗也至于一節之士名義自矢死生昭然明白豈非風  
厲所當先乎故謹書之志鄉獻  
叙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其循吏之謂乎周官六計弊吏  
曰廉善曰廉能夫能則有為而善則有守概之以廉不  
為循吏得乎後世吏道日雜兩漢號為近古循良者迹  
可稽也茲土之士湮焉惜已掇拾往事封高數君而外  
僅有二李爰及明代得三人焉百年以來登仕籍者衆  
矣若張安慶之廉明李常州之清介卓然在人耳目間  
所謂士林之冠冕也脩采政績類差名實以次相附曹  
省望郎亦從茲列庶後之賢者因時考事有以知所興

歸志循吏

叙曰文者行之華也學者德之聚也孔門弟子游夏在  
文學之科豈其不足于德歟夫固重其所長也漢代大  
儒篤生茲土天人三策玉杯繁露之屬彪、炳、獨有  
千古自茲以還彙而紀之蓋亦蔚乎可觀焉雖然僅矣  
遠者數百年近者數十年豈乏沈博淹雅之才而其人  
或傳或不傳其幸而傳者或撫諸殘斷之餘聞諸學士  
大夫之口著述之業存者什二三其湮沒而不彰者可  
勝道哉可勝道哉志文學  
叙曰讀書致用而善世者論古之士樂道之矣修節砥



行蹈道自守而名實不出鄉曲之間君子寧取焉無他  
貪冒之術行廉隅之立尚也故孝弟忠信仁讓廉潔非  
異行也性之事也由之者不知之者不為焉耳其次  
莫若富好行其德故曰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  
人富而仁義附焉然亦有出于天性者矣非苟而已也  
夫匹夫慕義何處不勉編氓之子得附士君子後殆進  
之乎略觀前史取一二人為之先有明以來以次列焉  
志淑行以耆老附

張陶山八十壽序

予家南距平原百里而近學士大夫往來歲時相過文  
酒相從締其交好重以婚姻蓋不啻里閭之相通而行  
誼風尚弗殊也予自舞勺象時往來至戚張氏家張于  
邑為甲族多先生長者惟時陶山先生以高才碩學飛  
聲流譽願用親戚故弟畜予兄弟事惟謹歲數見見  
久益親雍正戊申學使者選士貢成均先生與予與焉  
及應廷試覲便殿先生以老成膺首擢作令  
湖南自是不數見間得一見或一二年在家尤為歡洽  
矣吾聞古之君子志在四方故其生也桑弧蓬矢以兆



之其長也務學從師不遠千里其仕也唯君之所使至  
于同志為朋同方為友務以道義相勗勉故古詩曰我  
日斯邁而月斯征推此義也歲月離合之迹豈所論哉  
雖然詩三百篇多言情之什是故居而相離則思期而  
不至則憂以為人之情也予以乾隆三十年冬分廵隴  
右便道過家匆々未得省先生是時先生引年而歸蓋  
十七八年而年八十矣往者予客濟南每歲必再過平  
原及壬午以扈從南行猶過宿焉今又三年所萬里遠  
征弗獲一晤言念生平能勿慨然令子汝安為予愛壻  
送予于家而乞祝嘏之詞夫賢士大夫所以修于身而

見于世者名實之間爾讀書學古進必有效于官不為  
苟進退則引去而已不恡于退此為名者之所不出而  
賢者為之先生之在官善政多矣而大者尤在除湘鄉  
浮糧為百姓去數百年之隱痛湘人德之入骨髓其令  
城步值用兵之後撫綏而安定之經年而就理年甫六  
十一朝歸去如脫屣然優游林下使人歎慕于無已而  
予方從事遠宦其視先生為何如耶嘗考錢明逸之序  
睢陽五老謂人之出處至為難齊其享大年躋高位名  
教顯耀事業著于時固以善矣若夫蹈榮名而保終吉  
却實勢而躋遐齡白首一節人生所難一旦退休林下



家居不出至八九十歲有耆舊宴集之樂無服官鞅掌  
之勞其孰優孰否殆不可同年而語矣予非耽于世味  
者他日得休于家乘下澤之車策款段之馬過謁先生  
尋舊日之觀其為樂寧不有加乎請以是為先生壽

蕭節母張孺人壽序

瑰異竒偉殊絕之行非耳目所習見者世多誦揚其事  
以為美談至于事近庸常其行之也若安若不欲以自  
矜而鄉鄙親戚往來從旁太息樂為稱道視竒行者有  
加焉無他好德有同情故也在易恒之六五曰恒其德  
貞婦人吉象傳贊之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若是從  
一者婦人之庸行云耳然而國家之制凡夫卒守節  
自三十歲以前至五十歲以後者必以上聞賜金建坊  
所以風示天下者甚至豈不以其難能可貴故旌異之  
若此哉然風化既廣人知禮義貞節之門所在而是見



聞者不勝紀述則又若其事至常易有而其以節著者  
又類若性所自然其自視非有大異尋常之迹可為世  
人道者顧其自少至老數十年中夏日冬夜冰蘖自甘  
或養親撫孤成立門戶自非受氣至貞秉心至堅足以  
貫金石而與天地長久烏能若是哉是以雖謂壺內恒  
行不足誇稱而歷久彌章雖隱而不可誼則誦美其行  
以明闡揚之義因以致頌禱之詞宜然矣吾州固秉禮  
之國也往者李司寇女未行而發卒以節顯近呂家婦  
齊氏繼之至于貞志苦節如 詔書者歲無虛舉嘉獎  
之命屢下矣若蕭君天培之母張孺人其尤著也蕭為  
州望族培之先子與其伯父侍御先生兄弟從先王父  
遊通家世好往來無間故于蕭氏門內事知之最悉孺  
人今六十有四歲距始寡之日僅四十六年中間上事  
翁姑中和妯娌撫教孤子天培俾克有立其行誼悉具  
前大府奏疏語中亦昭々在人耳目間矣△月△日為  
稱觴之辰戚友間夙謀所以祝頌者而孺人維從一之  
義謂無事矜張戒天培止其事孺人兄子度京師謁余  
而請曰吾姑母之節若是其自挹下不靳以節為名也  
又若是其明于大義豈不加人一等耶是殆不可遂已  
願先生為之詞以闡揚懿美某將持歸為壽雖微垂于



姑母之指其將並行而不悖余于是為序以答其意以  
質之吾州戚友亦衆所同然也記曰禮之在人也如竹  
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故歷四時而不改柯易  
葉若孺人者其諸古所稱竹箭松柏者耶詩曰三壽作  
朋如岡如陵夫松柏之茂嘗與岡陵同頌于小雅之什  
則孺人之壽之方長而未有艾也如是夫

節孝呂母魏孺人壽序

昔者文王作易其彖詞曰利貞者夫子繫之曰貞者事  
之幹也惟貞固足以幹事是以朱子釋貞字之義以正  
而固申言之因以是觀于六十四卦之間有利貞者矣  
未有利不貞者也其義有貞而固者矣未有不貞而固  
者也天地之建五行四時之布為山為川為人為物實  
理之凝氣之聚然理貞于一而氣糅于萬是故得其氣  
之正者惟人于入之中又不能無偏且駁者介于其間  
于是得其尤正而不可變者其所發見雖歷諸艱必貞  
其本亦以永世蓋其氣之正載理而行而理與氣俱貞



且固衆人疑之君子以為適得其常也山峙而不騫水流而不息竹箭有筠松柏有心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非得其正者然耶忠臣孝子仁人義士烈女節婦遭變而能正非強致也其所受者然也自古貞正之節見于閨閫者為最多亦為最難大抵不幸而後以節見或自朱顏以至白首事夫之親治夫之家立夫之嗣飲冰茹藥近者或二三十年三四十年遠或五六十一年歷久而節乃成而節亦苦矣故令典重之必表而揚之以風于天下蓋其難也然而其人往々多壽者豈非其氣之貞而必固哉魏孺人之歸呂也年二十七而寡々又無子

方是時翁姑老矣養親立後之義一身任之撫伯氏三歲子為子治家有禮內外嚴肅績縷織布教子讀書又養孀姊于家撫其孤子將三十年于例當上聞而孺人曰母從一婦之常事親婦之職立後非未亡人之責而誰之責而何以名為又三十年歲在壬申于是孺人年八十六矣所撫三歲子鬢髮皆白孫曾滿前而孺人耳目聰明康強有加去初寡時僅六十年族衆聚謀達于有司上之大府大府聞之天子爰命禮官是旌是獎親戚朋友莫不奔走登堂稱觴介壽或頌或嘆或禱或贊蓋美孺人之貞欣孺人之壽而幾忘夫正而固貞則



壽之為不可易也孺人之姑實先王母伯姊弼于孺人如猶子行往者歲時起居左右必命坐于側時之道舊事為訓誨屬官京師不能再拜稱壽而戚友以侑觴之言寓書相命不敢固辭敢舉貞固之義以為說知孺人之率其正而造其常也異時稱貞壽人瑞建百歲坊弼或得舉一觴進無疆之祝以今日之言為之符焉

江西試錄後序略

文章與氣運為盛衰言詞與心術相表裏故以文詞取士雖分塗異軌變化百端要其根心而發必以歸于中正和雅乃有以鳴一時之盛為國家慶得人焉江右古之名郡上應翼軫物華天寶人傑地靈著于往牒于山則有匡廬之高于水則有九江彭蠡之大于材則榘枘杞梓豫章巨木之所產也依古以來文人傑士代有聞焉有宋之世廬陵歐陽修南豐曾鞏臨川王安石先後繼起號稱大家至明以制藝取士而江右五家一時並起開拓心胸震盪精魄掾觚者至今奉為準的之數



人者莫不稟山川靈異之氣加以篤志問學湛深經術  
以故發為文章光芒萬丈分流別派爭驚齊驅抑亦可  
謂盛矣然而歐陽之文清明廣大曾氏之文樸茂精深  
故修為名臣鞏亦稱鉅儒安石堅峭廉悍桀傲不羣雖  
其文與歐曾媲美而心術之差相去遠矣况于明季諸  
子生當晚末縱橫發越其雜而不醇固有然乎故論江  
西之文于今日不患其不能鍊幽鑿險患其刻意太過  
而傷中和之氣不患其不能除煩滌濫患其矜竒太甚  
而鮮雅正之風夫言者心之聲也文者行之表也山川  
之靈秀不絕人才之產毓不窮則嘉其精奧以還西江  
之本質而約諸正大以翼 盛世之休運庶幾有得人  
之慶而不負 簡昇之隆云爾



不列 吳母七十壽序 吳姓夫所生而嗣室 九主于類  
歲在丁卯吾友李君星門在京師一日謂余曰吳子執  
夫之母七十矣執夫兄弟欲得子一言以壽其親蓋以  
子素質直必有以表揚母德而不僅為尋常頌禱之詞  
子不可以無言予聞之竦然于心蓋思之經旬日而後  
有以復于星門以答執夫之意司馬溫公曰婦者家之  
所繇盛衰也予每觀書至此未嘗不釋卷而嘆謂世之  
知此義者蓋鮮及讀近時方望溪前輩所為蔣母壽序  
極言先王制禮所以致厚于妻者最隆蓋父母之安否  
家人之睽睦實由之又或遭遇大故遺孤襁褓其宗祀



與家聲皆係焉而非他人所能與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是三者賢人君子之所難乃女子入室而義當以此責之則禮之敢不重歟溫公之言得望溪所論而其義乃盡抑嘗以此求之閨門之內或婦順未至母道有乖而保其家世以昌大其後人者無有益嘆女教之不可不修而如母者誠可以為門內之師而訓世厲俗也母之歸于吳也凡十年而寡于時執夫兄弟方小而姑蕭太夫人在堂太夫人為侍讀韓坡先生女兄性嚴峻母事之無違志不使有無子之戚先是執夫既生而側室 氏生子映

奎而卒母撫之如執夫飲食教誨無所異予在里中時與執夫善執夫恂然忠厚長者不染于浮薄之習間嘗詢其所以則曰吾母教之幹嚴每戒以親近正人勿與輕薄者游之幹之得以稍有成立者母教也映奎喜讀書有聲庠序中予亦嘗問其少日其言與執夫同曰光之少得與于文事者母教也方執夫兄弟幼時母支持門戶摒擋家務巨細皆有條理迄今四十年家日以起年登七十有孫六人為擇明師教督之嶄然見頭角矣吳氏之盛其未有艾皆母之德所致予故質而言之以復星門之請使遺執夫兄弟誦于母前以為壽望溪



之稱蔣母謂其康寧壽考實獲天祐而其子從容色養  
鄉里傳為美談閨門之內聞而興感于女教所關不細

予于太安人亦云六人壽考即如蔣母之壽然與蔣母

許門之壽考亦同也蔣母之壽考亦同也今四十五矣日

出之少壽與于文章蔣母之壽考亦同也今四十五矣日

能善其壽考亦同也蔣母之壽考亦同也今四十五矣日

與蔣母之壽考亦同也蔣母之壽考亦同也今四十五矣日

嘗歸其壽考亦同也蔣母之壽考亦同也今四十五矣日

與蔣母之壽考亦同也蔣母之壽考亦同也今四十五矣日

本而卒母壽考亦同也蔣母之壽考亦同也今四十五矣日

賀人生子小序

蓋聞廣生自古三祝慶鍾多男至樂關心萬事足惟有

子况夫塵中白馬已過半百之年天上石麟終入小星

之夢固宜克間有象驚彼岐嶷延客為歡徵其湯餅者

矣某君行可光前心期裕後熊羆叶夢香爾愆期蘭桂

生馨居然有喜樹北園待女之花移東國宜男之草咏

三星之在戶展也綢繆占一索而得乾于焉朕兆登爾

女士早知蚌可出珠娛此老夫奚啻楊之生穉既以嗣

而以續主器有託將為再而為三方生未艾是以望衡

對宇之衆同支共奉之人敦古道以相親筮良時而致



賀結江門之荔子何妨號以側生超屋角之烟樓庶幾  
觀其跨竈是為序

宋氏家集引言

損齋吟草一卷先祖贈編修省庵公著近思齋古近體  
詩二卷補遺一卷先君贈編修秋圃公著乾隆乙酉春  
刻于都門存藁尚多刻僅及半從先人之志也先祖篤  
志經術尤好周易不喜作韻語間一為之根柢理義發  
抒性情一吟一咏肖心而止雖篇什寥々論者以為有  
道之言不徒於文字爭工拙然於法律未嘗少乖不似  
昔人一談性命則理障滿紙也先君生平多遠游朋友  
贈答山川流覽所至有詩早年及聞漁洋秋谷兩先生  
緒論不為綺靡誕詭傾仄尖纖之言獨好為古體近體



雖時為之非所尚也二三雅流每相欣賞而不求名于  
時晚年屢自削藁藏之篋中而已弼不肖不能及先人  
萬一方髫齡時最為先祖所喜少長學教韻惟先君是  
依廻思言笑循誦遺文學詩之訓何可再得日月忽邁  
今且年六十餘矣今年春以兩世詩授梓貽之子孫以  
為宋氏家集而質言記之如此先祖之卒先舅氏孫莪  
山先生志墓先君之卒北平黃崐圃先生志墓兩先人  
生平學行具見志中一切著作未克付梓則弼所深自  
歎仄者已

宋氏家集序言

徵修德州志引言

蓋聞風俗有志敷政者用稽古以宜民文獻足徵議禮  
者乃信今而傳後故闡幽表微之典責有所不得辭即  
庀材飭用之模義有所不可緩况乎千年勝地昭代  
方州掌故有放失之虞簡策多漏略之慮者哉本州一  
行作吏敢厭風塵十載服官每詢耆舊簿書偶暇輒披  
覽平方策聞見未周用咨嗟于志乘蓋州志之闕者八  
十餘年矣德州當南北之衝為人文之藪廣川置縣實  
鍾醇儒衛水統郭宿稱名郡人敦禮教則祖宗之徽烈  
寧使湮而弗彰戶說詩書將梓里之風流詎可缺焉不



著矧茲舊志尚有遺議星文昧昂畢之經封疆紊齊趙  
之圍轉輸戍防之重制未入經營平原安德之故實劣登  
記載故宜訂疑去誤慰前哲于遺編因之紹往開來貽  
後賢以信史本州經始慮終度量力筆削有待行延  
博碩名流蒐葺方殷謀之邦人賢士攷諸金石之舊醪  
錢每列碑陰揆以桑梓之情藉手豈同膜外願聞風而  
慕義父兄將子弟偕來庶指日以觀成梨棗與丹鉛並  
舉言之質矣尚無辭焉

為孫梧岡戶部徵詩小引

蓋聞登山臨水長想巨源明月清風每思元度是知勝  
賞必寓於冲襟遙情獨結于至契矧夫春明紫陌偏惹  
離心花發芳辰即含別意泉石可適自闕樂壽之懷簪  
笏為輕祇愛岡陵之咏圖中老子玩烟景以銷憂此日  
交游對鬚眉而索笑風帆一片行歸范蠡湖邊春色滿  
園猶是燕昭臺畔如云寫照則綵筆偏工倘曰傳神將  
新詞尤妙他日重來沽酒知馬公定爾矍鑠此時展卷  
題詩謂孫郎何其斌媚爰抒小引以博長言



五代詩話跋

右五代詩話二冊漁洋先生手輯未成之書也先生博極群書手不釋卷生平著述三十餘種流布海內是書則于宦游之暇隨時收錄未有定本崑圃先生授弼校訂昔皎然撰杼山詩式開寶作者在焉張為撰主客圖亦及晚唐名句五季之衰雅道淪喪雖有述者罕見專書先生廣覽博採俾五十餘年之風雅薈萃于一書以補前人之闕又其書頗與史事相表裏誠不可少者故因其元帙略加編次分十二卷與△△中翰商量授梓蓋距公之沒垂四十年鄉者諸書多有散失獨是書晚



出方將大顯于世此殆有數存乎其間而崑圃先生表  
章前哲嘉惠後學之意尤不可及已

中餘商量錄  
蘇簡入之圖又其善融與史車味未稟始不可少者姑  
善夫主真寶軒林軒五十餘年之風錄會萃于一書以  
亦又地真各位正季之察錄能命奔雖百空音罕良稟  
信音如然野林山結友開寶社香五馬兼為野王容圖  
傾下宜我之題則却外疑未百空本真圃夫主郊融林  
蘇報善卡不難考主平善空三十餘載亦亦或內長善  
亦五外誌誌二冊然報夫主千陣未如之善也夫主軒  
正外誌誌

蓮洋集跋代劉繩菴作

右河中吳徵君蓮洋集十二卷乾隆庚午得之北平黃  
宮詹家為刻板以傳之鄉見先生詩刻本僅數十篇有  
宜興陳檢討序無歲月吾鄉盧給諫嘗言有蓮洋全集  
屬故人刻之南中久不得消息其後友人楊山夫示余  
先生手稿一帙漁洋山人丹墨如新余喜而刻之已得  
洪洞家觀察叔藏本可千餘首今又得是本視觀察本  
多十四五間有漁洋評語因總合諸本并生平收錄手  
跡為諸本所未見者凡得古近體詩千九百有奇先生  
弟霞哭先生詩云收得遺詩三千首今所錄雖未及是



然先生遺文固已彪炳照耀人間亦可以無憾矣  
先生居吾鄉永樂永樂固詩人宅也往康熙丁巳戊午  
間天下稱詩之士羣集京師先生獨磊落不肯奔  
走教譽漁洋一見心折稱道不容口嘗云吾與海內論  
詩多矣得髓者獨天章耳先生亦皈心漁洋每譬之鷺  
王擇乳蓋其相契者微矣夫以先生之詩天才超異奄  
有古人其自視固謂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至于  
漁洋則降心俯首若后山之於南豐何哉此非徒知己  
之感要其神理固足以相伏耳數十年來先生之詩未  
著于時世人于漁洋猶有異同之論今與讀先生之詩

試返而自視其相去為何如也先生之卒屬其弟必漁  
洋銘我且定我詩漁洋志墓之文固云既次其詩矣獨  
未嘗為之序為可疑茲宮詹家本其為漁洋所定耶未  
可知也然以詩觀之其卓然可傳者十七八是天下後  
世所共見非以鄉里之故阿私所好也顧於漁洋與先  
生始終之際徵諸世人之論有概於予心焉因以書諸  
集後漁洋原序陳湯兩序及漁洋墓志悉存于前蘅臯  
舅氏友人楊山夫徐餘甫及諸同志姓氏咸列卷端示  
不敢忘庚午仲夏臨汾後學劉組曾跋



鄉賢祠辨

今之鄉賢祠非鄉賢祠也今之宋公祠是鄉賢祠也為

宋公祠之說者曰像在是為專祠辨之者曰像在是為

鄉賢祠夫學宮之內非奉明詔孰敢肖像以祀謂為專

祠似也然寧不知其為肖像於鄉賢祠中耶按程敏政

董子祠記載正統辛酉知州韋景元掘地得石刻董子

讀書臺五字詢其故址復焉舊有董子書院迨成化癸巳知州

王縉主事畢孝躬祠堂八楹于臺後合鄉賢以祀名之

曰聚賢是州舊無鄉賢祠至是始躬為之而董子舊亦

不列鄉賢至是始合以祀也迨弘治乙卯巡撫熊紳以

不列鄉賢至是始合以祀也迨弘治乙卯巡撫熊紳以



叅政林先甫僉事鈕清言建董子專祠云以舊宇圯陋  
且位大賢於從祀非便夫董子何以位于從祀非以像  
之在中乎像在祠之中而諸賢皆木主故董子亦在旁  
位疑於從祀居然可知蓋宋公詔祀鄉賢之後正王君  
荆建祠堂之時故肖像與設主一時並舉而像之所在  
即聚賢舊地彰明矣州志學校志啟聖鄉賢名宦三  
祠相次在儒學內而圖于鄉賢祠獨闕其目天啟間舊  
志、祠宇亦皆云在儒學內而圖則不合蓋舊志荒謬  
難信如名宦祠在儒學內而圖在西兵器庫在儒學西  
而圖弗列圖有文昌祠而志不載

有考  
附後

舛誤若此豈可

信耶今志中獨闕祠目則有心者為之亂古之端萌芽  
於此不然豈圖志中別有鄉賢祠耶是故以記為徵知  
像之所在即始荆之鄉賢祠以像為徵知始荆之祠自  
成化以後未之有改而志之舛誤與夫淆亂無稽之詞  
皆不足信也康熙丁丑州人侍郎田雯以其祖獲與鄉  
賢嫌像之在祠中也輒于其東別建一祠漫移諸賢之  
主于內知州楊燮弗是也乃於次年重修舊祠以行秩  
祀田雖強卒不敢校然二祠並建始此矣又三十七年  
雍正壬子子田之子孫陰有所藉以爭於時浙人烏伸者  
夤緣得署州事實效驅使而祀遂移于彼矣又八年乾



隆己未知州事張公文燦乃議即原祠為宋公祠檄儒  
學列於秩祀而實田氏所建為鄉賢祠云兩祠之始末  
如此然則徵諸典籍詢之父老質之天地鬼神果誰為  
是耶誰為非耶夫以像為嫌而不欲其祖宗之主列人  
左右為人子孫不為無見然使當時竟援董子之例請  
之於官即以像為宋公專祠而別立鄉賢祠豈不明白  
正大乃計不出此而委曲隱圖又撰無稽之言以為說  
雖卒遂其欲而其始終乃近于譎張為幻者亦重可惜  
矣夫以學宮之內專祠特祀豈不甚善然是非之際恐  
後之人無所稽考故不可以不辨當壬子歲山東方修  
通志載董子祠記橫加芟削至位董子於從祀之語不  
存一字彼何人斯其心可問耶彼祠之建田既自為之  
復自記之而刻之石其文之當否不具論姑錄于志後  
之覽者亦將有以辨之

### 附文昌祠考

考景泰中修學記有文昌祠嘉靖中記云殿之東為  
鄉賢名宦文昌三祠無啟聖祠至隆慶中碑文曰祠  
四則有啟聖無文昌蓋嘉靖中始詔立啟聖祠至隆  
慶修學以祠之未建始改文昌以祀啟聖而鄉賢名  
宦皆在其前至萬歷時始建閣以祀文昌其始末可



考啟聖文昌二祠未嘗並立也舊志圖有啟聖祠文  
昌祠無文昌閣新舊相紊舛謬甚矣

代盧澹園徵選山左詩啓

嘗觀詩三百篇雅頌之外風詩十五是為列國之風故  
季札觀樂能別其音詩之繫於地也尚矣古者有采詩  
之官以觀風俗而考得失故勸懲之義明後代無是職  
也學士大夫作者各殊美斯愛之斯傳爾故纂述之道  
盛昔之著書者若汝南先賢襄陽耆舊則傳其地之人  
丹陽宜陽泉山秀句諸集則傳其地之詩至杜清碧之  
谷音元遺山之中州集倣河嶽英靈之例既傳其詩又  
傳其人今諸書具存其傳世久遠有非專集所及者何  
哉專集繁故多逸失選本約易于行遠也吾鄉齊魯舊



域名嶽之所蟠結巨流之所鍾滙決、大風於古有聞  
刪詩之後風雅之道存焉、國初百餘年來哲匠宗工  
後先相望或體被質文或筆妙天下或清新俊逸兼庾  
鮑之長或傑肆排奁闢杜韓之室或深通二氏獨步一  
時或託跡窮山古人為伍或神解在漢魏之間風格邁  
諸王以上此皆名流所推許以為傳世無疑者况有詣  
臻最上籠蓋百家囊括千載為一代風雅之主者有霸  
才獨擅自闢門戶而異曲同工者淵源之廣漸被四方  
本朝稱詩之士必以山左為最盛良有以夫往漁洋  
山人嘗欲輯劉節之丁野鶴等數十家為集傳之而未

果此數十家之外與數十年以來作而未傳、而未廣  
者又多矣甚者輒軻窮老僻居絕遠雖文采殊尤而不  
能自達又或隻詞片咏剩簡殘篇往、膾炙人口而歷  
久將湮及今之時不為之蒐羅蒼萃以永其傳後來者  
將惜之某不敏有志于斯竊欲輯吾鄉之詩自、國初  
迄今略加論次都為一集人繫之以小傳以俟夫纂述  
之君子自惟舛陋惧難獨勝夫以吾鄉文獻足徵而繼  
起多賢誠各舉夫作而未傳、而未廣與凡所見聞一  
聯一絕可以信今而傳後者俾得彙集授梓以傳之不  
朽且以傳其人焉固有心于斯道者之所同願也嗟乎



川嶽靈秀發為文章其始也孕毓融結於穹巖邃谷之間既而或登廊廟或淪草莽或雜陳都市或終閔岩穴人世耳目所及既相與寶貴之矣若搜厥秘隱擢其精華而彂列之其為人世所寶貴當復何如哉

朱清江先生雙壽徵詩啟

粵之臨桂有賢士大夫曰清江朱先生弱冠舉于鄉由畿縣令歷遷平涼司馬于今辛未先生年六十矣遽請告歸粵西粵之人喜其歸秦之人惜其去天下之人聞之莫不知先生之賢也先生子給諫君謀為先生壽者先生聞而止之給諫君則將謁于同朝賢士大夫俾作為歌詩以華先生之歸且為先生壽雖然頌禱之詞之不為輕重于世也久矣詞華近于諛事誣比于慢實之不存文將焉附昔之人所云下筆令人慚也若先生則不然少時修己以奉親敦善不怠而郭安人以勤儉為



內助人固以稱之矣至其歷官所至必有設施質樸不  
近名然皆實有政績初令靜海值賑務弛壞履籍而稽  
之受賑者輒能呼其名吏無敢上下手全活甚衆遠奉  
使者以他務為嘆劾去之後事大白乃以鐫先生級者  
鐫使者而復先生官于是先生再官秦中時大師西討  
糧糗方急先生主輸饋餉一歲三至軍中往返無晷刻  
失于是大府才先生擢倅寧夏倅司鹽務往者民食私  
而商課虧猾者持民使任商課而中飽之商與民俱困  
先生至禁私繩猾宿弊盡去後人因之以治于是由倅  
為佐、職水利而郡舊有渠四曰漢唐清曰惠農皆廢

不治即治吏又緣以為奸先生既蒞事則履地立表計  
材物以賦民取足而已蓋引水溉田萬畝民用大利已  
而移佐平涼在平涼且久善政尤多初佐與牧令分地  
而治而廨在固原按部不時至乃請移治海城每乘小  
車周行阡陌與父老講農事相其土宜榆柳乃課民種  
榆十株若柳二十免其丁徭又購蹲鴟使家種一畦所  
為勞徠勸相者甚至期年而境內殷富地乏水源汲者  
必于數里外又山多猛獸民不敢入山採煤先生濬渠  
穿井令富者食貧者以受役于是民給于水又齋而祭  
于山則獸不為害吏民以為神廨之移海城也獄舍具



而囚無食先生不請于上第視其俗好織毛因為之制  
市羊毛使吏督輕繫者織襪貨之收其息以食囚曰此  
非惜費使勞則思善耳計先生歷官久宜有顯擢凡所  
設施皆有成效可指數願以不近名故得久任而先生  
亦且倦矣安人與先生同年齊齒自先生服官後在家  
教給諫兄弟修治田廬周卹鄉黨隣里卒未嘗以官益  
家及給諫官京師積俸金為壽寓書勉以稱職勿以老  
人為念且曰我安用此值時大疫姑市藥物活鄉人耳  
蓋先生之賢若此即以此為先生壽豈不可耶夫惟賢  
士大夫不以諛慢之言與人亦惟賢士大夫必不以諛

慢之言受人周子曰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之  
則傳焉先生其庶幾乎雅詩云好是懿德又云吉甫作  
誦穆如清風則今之大人君子作者之事也故願藉手  
以稱給諫之請以為先生及安人壽



為節孝伊母袁孺人徵詩啟  
蓋聞書傳賢媛表正性于松筠史紀貞姬垂幽芳於金石  
匪經風雨寧聞不已之音曾歷冰霜迺覲靡它之節  
孝思克順于翁姑慈德恒昭于似續此含辛茹苦已邀  
天上之榮光而騰實飛教尚佇文流之藻翰者矣旌表  
節孝伊母袁太孺人大令丹木之賢母也系出名家歸  
於華胄女儀淑慎不矜風絮之才婦德幽閑雅稱琴瑟  
之好甘滑滌瀟志美中厨扇布荆釵叶德內壺乃奉蒸  
嘗以效順無慚季女之名而愴冰雪之相摧遽有孤生  
之慘五年為婦蘭玉皆虛百歲從夫水漿欲斷於時西

為節孝伊母袁孺人徵詩啟  
蓋聞書傳賢媛表正性于松筠史紀貞姬垂幽芳於金石  
匪經風雨寧聞不已之音曾歷冰霜迺覲靡它之節  
孝思克順于翁姑慈德恒昭于似續此含辛茹苦已邀  
天上之榮光而騰實飛教尚佇文流之藻翰者矣旌表  
節孝伊母袁太孺人大令丹木之賢母也系出名家歸  
於華胄女儀淑慎不矜風絮之才婦德幽閑雅稱琴瑟  
之好甘滑滌瀟志美中厨扇布荆釵叶德內壺乃奉蒸  
嘗以效順無慚季女之名而愴冰雪之相摧遽有孤生  
之慘五年為婦蘭玉皆虛百歲從夫水漿欲斷於時西



河遺痛愴矣何言况夫來日方長餒而是慮躊躇百轉  
死易而立孤為難勸諭多方子職得婦代亦可銘華盡  
謝冰蘖自甘宗緒縈心鞠育最苦矧其家傳清白祖德  
祇有藏書門戶蕭條貴胄殊無世業謀堂前之甘旨五  
夜挑燈恤膝下之飢寒經時織素尊姑嚴厲得孝婦而  
寢食終安伯氏辛勤恃禮宗之匡勦不少發篋中之蠹  
簡遺子豈啻一經最門內之高風前史光諸列女嗣子  
能承母訓不待三遷公孫猶食舊德振其五世拾來青  
紫慰竹柏之貞心捧得綸綍報冰霜之苦節巍然綽  
楔由來重一字之褒藉甚軒車自昔采輿人之頌雖哉

花滿縣方憑寸草以報春暉而舒錦成章願惠尺幅以  
光彤史敢陳繡素佇望瑤華謹啟



為罷廢諸員請迎駕狀

竊以披雲就日含生具歡忭之心翹首見天庶彙欣高  
明之仰况復微如草木沾雨露以難忘賤比昆蟲感生  
成而欲動敢陳飢渴之慕希遂瞻依之私恭惟我  
皇上武功文德震耀八紘重道崇儒超軼千古縛么麼  
于萬里擒之指掌之中掃醜類于殊方繫之庭闕之下  
有征無戰邁虞帝之七旬討罪誅兇正周室之九伐爰  
稽典禮祭告先師期以春陽莅茲東土五年一狩俾黃  
童白叟咸得夾道歡迎纖塵不驚凡黔首青衿皆許齋  
心瞻仰在



皇上天地為量照臨自徧于羣生矧上憲父母為心願  
復豈遺于一物伏見乾隆十六年大駕南巡江浙兩  
省自一二品以下至佐雜人員無論有無頂帶均予叩  
接得仰天顏喜溢耕鑿歡騰衢路現今東省飭取接  
駕事宜等數人未獲與名竊以葵藿日向著微忱  
豈如魚鳥聽音或思深避滌腸已久每一日而九迴舉  
首無由空千年而一遇雖緣閑廢不得列衣裳劍珮之  
班尚有肝腸願一睹羽衛旌旂之盛伏乞天恩准據情  
轉詳

云

云

云

云

云

云

云

云

云

云

云

云

書茗柯所寫冊子後

余嘗言於茗柯曰前輩論詩曰他姑無論大約忌俗而  
已因以是說推之豈惟詩也昔之攻書者多矣而晉唐  
宋以代降前人云晉人書取理唐人書取法宋人書取  
意是則然矣然俗則無有元明以下即往、不免在其  
人未嘗不卓然有成而流習波靡俗不可耐識者窮其  
故因詬厲其所由来非盡過論故術不可不慎也茗柯  
以為然茗柯學書以唐人為宗師上窺大令下及宋諸  
家于近時名流服膺退谷翁林諸君而尤心醉于湘帆  
餘者不屑也書駸、乎進矣而外間頗用為訾議反稱



其少作進于古必戾于俗亦茗柯之所喜也近詩清麗  
中有性情亦非時下修飾散貌者比識者固當辨之

書劉文源先生行畧後

往者癸酉甲戌間予輯選山左之詩得沂水劉氏之集  
四固以嘆其多才矣既考其家世則中丞運使祖孫以  
功名顯中丞及龍麓仁山子山皆以文學著成春榜發  
劉子鳳綸復捷南宮科名累世相承何劉氏之多賢也  
壬午冬得壽光魏君所為劉孝廉行畧則運使仲子而  
鳳綸父也觀其生平文章既高出曹偶而學問之深不  
在詞華凡其所得往々躬行實踐施之於家被之於鄉  
貽之子若孫聞其郡守欲推之文學先生之列殆猶觀  
乎其淺耶其臨終遺命勿為行述蓋有隱衷焉魏君能



發潛德之光其道並行而不悖矣又嘗聞諸人言孝廉  
家頗饒裕而衣不華麗廡無肥馬此固賢者之常至於  
給綿衣施棺木戒宰殺之屬雖事屬長厚亦人所優為  
魏君舉其大而遺其細是也獨是孝廉所為詩文必有  
成編行且求而觀之以與平山靜怡石鼓寬路諸集並  
傳云

書張念蓼志銘後

予始從交游時念蓼長予十許歲予以兄事之當是時  
其聲酒豪蕩之習未戢也已而折節與士君子交植義  
樂善其行事多可稱者桐城吳直號為老宿念蓼延之  
家使訓諸子厚其贈遺而別使人料理之比直之歸凡  
數倍之而盡遺之寧夏徐行官德州交于念蓼失官不  
能歸呼其孫璋使與族姪芬並從直學歲給行穀若干  
金若干每月朔必使致諸其居吉凶之事別有遺念蓼  
死而其子不忍替也所以周芬者尤厚芬文而貧其祖  
母李以節著為達諸官得立坊焉鄉人間有稱貸積久



而券多病亟召諸券主語曰始吾受若券固非力能盡  
給也今且死終不使吾子孫得以病若因悉取焚之俄  
而念蓼卒哭聲震於閭則諸券主與故嘗被惠者也生  
平嗜飲久則病於酒予嘗規以知節輒唯々已而笑曰  
君愛我良厚然飲則死不飲則不樂吾樂而死孰與生  
而不樂耶蓋其達也銘出吾友金君谷村詞甚文而事  
頗畧又不悉諸人名字事恐不信又恐後之人徒知念  
蓼聲酒豪蕩之習而不知其操行過人迺如是者故綴  
而書之直南歸不聞消息行死久矣璋以克學故補德  
州博士弟子念蓼子度嘗欲以地畀璋使葬其祖以終

前人之惠而璋願因循未果也右皆予所親見焚券事  
聞諸封元履云



書某烈女張烈婦事

烈女者孫家鎮民人女許字章氏子歸有日矣村中賽  
杜章氏子為捕盜者所執衆喧焉某夫婦趨視之女闔  
戶自經死張烈婦者州巨族也盜劫其家縱火焚所居  
室諸僕婦皆奔迸急呼婦出婦叱曰賊勢如此豈可出  
門一步耶卒斃烈燄中二事藉々人口烈女事近耳窮  
巷弱息以死自潔豈非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者耶士君  
子進退之際或少從容每致蹉跌而烈女決絕若此推  
此志也殆所謂皜然泥而不滓者也烈婦之事與宋伯  
姬之義同其事蓋在國初時里鄙間往々有道之者而



詢其姓氏竟不可得亦足嘆也予聞二事久屬景有修志之後故連而書之或得附于簡末俾不朽焉

此豈非志之所當載耶卒不獲載奚故異日閱此更題記之乾隆丁卯四月二十二日

書所書心經語後

佛氏之旨以攝心為要攝之以覺則空則覺無不空則無不覺矣吾道則不然曰無欲故虛有主故實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憧憧欲也天下何思何慮同歸殊途一致百慮智以始之非覺也仁以成之非空也先難而後獲故欲盡欲盡故理全理全故中有主而客感不入思慮之擾何有哉然佛氏之言往近似節取以寄意其可也茗柯摘心經八字俾作大書斷章取義所謂我用我法者夫遠離顛倒夢想何思何慮也并究竟而離之非無欲者不能彼之本旨殆不足以盡之故從



而為之說

書心經後

釋氏之教千言萬語總欲人制伏其心掃除一切空諸  
所有以求解脫塵障獨悟妙微如所謂深入三昧者心  
經為諸經之心其要旨也高僧傳曰夫象以盡意得意  
則象忘言以詮理入理則言息若忘筌取魚始可以言  
道矣誠如是也予心經何有哉

松泉說

莊子曰受命于天惟松柏獨也在冬夏青者青者松  
柏耶其受命者耶非獨也竹箭之有筠也松柏之有心

也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非獨也其受命者也松泉  
之意取諸此

與金檜門先生小札

捧讀大集神如太白妙極東坡誦之覺耳目開爽障礙  
一空至于文質相宣又兼元明人之長所謂以無累之  
神合有道之器期以發摠性靈而不泥于古人之迹者  
也長篇擅勝尤見作家根柢力量非後學所能窺測微  
疑時有過雋處或小傷格抑亦管窺之見耳

觀漁洋與方山手札題後

漁洋司寇在京師時稱十子詩先生與焉漁洋甚重先



生先生亦心折不如時流輒思排突觀司寇諸札二老  
交情藹然如見

與景州牧屈公書

宋弼頓首言昨承面委歸來細加繙閱依類補綴合為  
一冊各冠小序呈上裁定有明以前諸名字微有移動  
或增刪一二自明以來有可論者本本朝鄉獻去取極  
嚴然如王狷廬張存之行實寥然而輿論最優今王之  
子孫微矣竊謂德行所先名位可畧故欲登王于鄉獻  
而張則附見子衡之前庶有以厭衆心而杜浮言實亦  
至公之論也循吏一編如前朝之馮時雨李遂郁庠徐  
伸徐九章李希白本本朝之張國樞豈一無可取而事  
實湮沒全無所憑不識尊處亦遂無一字供采擇耶張



公已入武進名宦而所載亦僅游詞誠可歎也文學淑  
行二門前朝頗疑太畧舊志雖蕪于此當不甚妄以鄙  
意錄入數人近日張恂文名為時人之冠故自循吏移  
入未審是否武科一表宜附文科之後在此非便諸此  
所叅各以籤記可否一覽而見至于詞義間有損益總  
依史文去冗取要因并逐次校勘或可仰佐萬一又鄙  
意如此分編雖已妥協猶疑散置不如總曰人物而以  
各門分隸其次并流寓烈女都為一志似為尤妥也謹  
鈔總目于前以奉尊覽其一家父兄弟或分或附亦  
各分明統候酌裁

上黃宮詹論輯漁洋詩話書

秋時入都得侍接遇之殷有逾於昔依之至今伏惟康  
強有加不勝祝頌承命校訂漁洋詩話拾唾携之館中  
反覆披閱似有所見猶未知所置力謹先舉其大端以  
請命于左右漁洋之書人所願見此書若出流傳方永  
苟編纂失義去留不審咎在後學議及作者恐不足為  
王氏功臣而適以累之也謹按安君之例以體分編以  
人為次故或一書之言分隸數處既使讀者精神不屬  
而體有必不可分者別為雜錄於義已不愜矣各體所  
隸又不能不相出入雜錄所編却有專體是治然而禁



之也體例不善遂使觀者索然意阻誠恐未可為據竊  
謂若就便編輯或即以原書為次第並不起例亦覺渾  
然無迹若精加區別則當取則前賢若唐音癸審定門  
類以綱統目部居不淆此則雖述前人而經緯自我不  
同泛泛也又觀安君所錄大抵取備未暇揀擇大家述  
作時有利鈍况詩話散在諸書或偶然舉似或涉筆著  
錄非盡不可刊削姑以大略言之有當全刪者如居易  
詩外傳孔子見處子及竺菴禪師有當半刪者如香祖  
詩香祖筆記中合肥用杜韻之屬有當歸併者如張文選評過江  
張蘧若侍御請毀魏閣有當歸併者集筆記宜併入居  
碑墓當去疏存詩之類有當歸併者集筆記宜併入居  
易錄有原註應刪者如此猶可什去二三所存既精更  
之類

可貴重并絕訾議不徒鈔錄備覽而已至于書名似傷  
大雅其意乃過於求新而失之惟易以嘉名尤為無憾  
其餘小疵未可枚舉不知安君此舉便為欲請正刊行  
耶抑姑創其始而猶待商榷也又不知其人能虛已聽  
言否輕重之宜敢請誨示乃可少効其愚耳



再答盧澹園運使論山左詩鈔書  
前承寄示詩鈔匆匆奉答比到灤源始詳校一過大段  
處縱有得失不復具論其間差謬太甚者將傷作者之  
實以玷左右之名則不得不以相告何者事關鄉國久  
稱盛舉苟以避嫌之故緘默不言是不忠也多生缺陷  
貽人口實而唯諾自甘視同秦越是不義也賦性愚直  
分不出此又謂此事雖經尊裁亦祇大略始終料理自  
有其人若謂其智不及知固所不信知而為之以欺左  
右必使良玉有瑕明珠多類始北地之文章生南人之  
指摘彼心不可問矣吾黨盡可欺耶且其中是非本較



然易見言之左右未必不聽而卒無言者何也豈不以  
此等類多添入蕪屬改竄不肯言而改之乎今摘其字  
之訛落者二百五七十處此刻書所不免改正而已他  
如塗飾之誤改易之劣用韻之謬文義之不合註案之  
未妥或選存實誤題評各舛皆不可示後者又評註漏  
畧傳文應補之類凡一百三四十條以朱筆書之以便  
省覽其中一時任筆言或過甚正以不關左右可無忌  
諱然此中鬱結尚未吐也夫選鈔詩篇不無改潤然或  
因存其佳句去其微疵或有避忌須為刪削或藉以存  
人不得不爾今以無關之詩無關之人恣其庸妄徑改

全篇似無此例而所改每遜元本直以蠅蟻之丸易彼  
蘓合成人盛美不當如是既承寄示業已與聞此而不  
言是效尤也願以餘暇平心省覽更加酌裁豈求勝人  
欲全美善而已聽與不聽所不敢知也再者鈔中刪二  
百人不特尚有名流抑亦豈無遺美與前示所云人既  
無長詩亦碌々者果盡然耶且何以示信吾東而徵其  
續鈔耶願再思之



與申仙居書

讀吾兄退一步記簡質高古義蘊無窮以示人、恐為  
贊為毀兩不知所加耳抑欲進一解者竊聞古人與賢  
哲語則簡與庸愚語則詳何哉彼固有所不識也道源  
僕門人也自其父之時而家分為二名為富盛及其兄  
弟而二分為七其五今已蕩然無少留餘獨道源與其  
母能守其業然二十年来亦半落矣向者蓋數以此義  
誨之願其年少聽之藐、今以此自警其悔心之萌與  
惧心之生乎吉凶悔吝生乎動夫子繫易曰震无咎者  
存乎悔朱子曰悔者自凶而反之吉者也繫辭曰惧以



終始其要无咎中庸以戒懼為要務安溪李文貞曰懼者平惡而節愛欲者也又曰是非與懼同位知是非則知懼矣懼者衆情之揖也生人之命也二者之義具于所引文言及程子語顧其指隱而難識使庸人觀之憎然而已若舉此義而昌言之其所以誨示道源者殆尤為切至僕之猶有望于道源者此爾見吾兄記為之深喜因念道源故輒有所陳說惟原諒不一不憚也

公寄雄縣令李五峯札

夏間榮薦來都把袂言歡握手送別又已數月高情厚誼中心藏之者良多也其人太史奄忽即世淒苦之况聞者酸鼻憶其數年以來若非承惠左右即未必復入長安遂至于此則命也生死之際倍見交情以此間諸人之力雖欲振其危苦深愧綿薄舉之不勝若其旅魂漂泊門逕蕭條晝多追呼之教夜有孤發之泣聞者無不太息况交好如左右者乎彼沒者有知亦必憑仗心交望厚恤于無已也尚函奉啟所望雖賒想左右亦自不從其薄拭目以待曷勝馳切



繁露書院約言

郡邑之盛衰在人、才之盛衰在學、教學之興廢在時、  
值興起之時不克振作奮勵以為國家之用、郡邑之  
光此志士所恥也、吾州人才較衰于前、蓋學之不講之  
故、幸值衆賢同心多方造士、諸君既得以敬業樂群而  
僕謬忝一日之長、凡諸所懷亦共喻矣、兩月以來、舊習  
相安新機未啓、深愧啓迪之術、疎感孚之道、淺良自慚  
悚亦為諸君惜也、爰摭約言以作箴規、能聽與否非僕  
所知也、  
一勵品行學文之士、品行為先、安于柔懦非品也、逐于



習俗非行也大德踰閑人所顯斥固不以疑諸君惟是  
日用之間細微之事當時：檢點勿便已勿徇人勿以  
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則品行自高而心地光  
明以此為文必高人數等矣  
一定志趨志不定則靡趨不定則惑其靡也憚于刻苦  
故因循耳其惑也便于習慣難改圖耳此不勇之過也  
僕姑勿高論今日之事豈不以中式為務耶諸君中志  
趨堅定者有之若夫悠々忽々逐隊而趨勞而罔功甚  
無謂也此事不在空言願力行何如耳寧居人先勿甘  
人後願自省之

一博聞見聞見不多取材無由古人所以尚多文恥枵  
腹也夫不積則不多不勉強亦不能積也自今以往一  
字一義必畜于心錙銖而積之尺寸而累之使其義理  
漸充則文之體立詞采漸裕則文之用廣矣書云日知  
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韓子云貪多務得細大不捐博  
之術也  
一廣識力文以識為先而力以副之聞見既多則理益  
明而識生焉材日富而力生焉識力具足則臨文自有  
議論有光采無識則卑鄙耳無力雖有見不能達也務  
其所從生而漸而擴之漸而充之此今日之要務若襲



取于外則不可得已

一嚴課程：功不嚴效亦不臻多讀多看多做前人所謂朴實頭工夫也夫業精于勤荒于嬉古人言之矣苟安易而刻勵難此在諸君自力非僕所及也有其功則有其效是自慙也無其功而猥希其效非自欺耶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宴安鴆毒不可懷也勉之而已

一尚專詣百工居肆專乃成也聚而肆業惟學是圖牽挂之私瑣屑之念屏除不力方寸雜矣業何由精今與諸君約自省侍外非甚切要勿以相溷省事省心專之道也至若舍其正業彼此閑談置其要務汎濫旁及或

習氣不破形迹相牽或志意不堅苟且漸甚燕朋逆其師燕僻廢其學不專之弊其流安底願重戒之

一善變化古人云士別三日即當刮目相待言變化之功大也文章小技當日新月異每變益上今或安常嗜瑣當取而不能取當舍而不能舍何其難也夫心如泉焉濬之則出淪之則清導之則行變化之本也在易風雷為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變化之術也靜言思之能勿惕焉

一養氣質氣質雖美暴之必惡氣質雖劣養之必美氣質之繫于人大矣而文之美惡亦視之慎出入而勿放



逸節飲食而勿貪饕謹言語而勿躁妄守禮節而勿恣  
肆戒輕薄以養其厚絀浮華以養其誠尚忠信以養其  
心重廉恥以養其節養成氣質而文不工者未之有也  
一務集益三人行必有我師言擇善而從不善則改是  
在人之善惡皆有益也文之得失不過一日之長短耳  
然在作者善則加勉否則改之自求益也在觀者觸目  
警心得失皆若在己是合數十人之得失為一人之從  
改不有十倍之益耶不此之務或漠然如不關己甚或  
見人之得故生訾議見人之失輒加姍笑不思反躬苟  
沿薄俗日損而已何益之有

一受箴規戒戲謔所以為友者勸善而規過也規過之  
道在直陳所見以聽其自擇若受言者當知攻吾過者  
之為愛我必悅而受之平心而察之是則聽否則置義  
有未安可相與往復而勿執此其善也若戲謔之風苟  
開其端必甚其漸既傷雅誼且啓釁端市井之習鄙倍  
之氣此又不獨文之所關故切言之勿謂老生常談聞  
而大笑也



而大矣也... 之原其文不... 關其經... 皆未受... 之為... 豈亦... 一受...

山左詩選例言

一是編專選

昭代山左之詩前輩諸公總以國初為斷凡終於甲

申以前槩不入編此史通斷限例也至於雖為遺

老已入本朝則臨朐所編陶靖節固歸晉紀海

鹽所錄王無功亦入唐音言豈一端夫各有當也

一蓋棺論定古人所云以水部之詩而昭明不錄誠

慎之也故同時賢士大夫所作槩不入選

一父子兄弟各以類從中州集及谷音例也今亦仍

之他或以名齊並列或以地近相屬或因事聯合



或推類比附各以義起不拘此例

一年代先後或可詳或不可詳百餘年間亦約略得之惟是既以類附時有隔越非如昔人左司居太白之前杜老在隨州之後以意叅之幸無疑爾

一考古來輿記人物後有流寓一類義不可沒其有土著而僑居他所者則錄其始遷之人列之人物而略其子姓至女子而遠異地或異地女子遠山左者則兼載焉

一女子之作向與方外同附末簡且儒門仕族與北里雜編殊乖體製宛邱王氏之言誠篤論也今既

所徵不多亦免斯弊故附于士大夫之後而以流寓方外終卷

一選詩有傳始于殷璠但序述其篇章而已列朝詩集始變古法寓褒貶詳出處以詩存史意別有在明詩綜則前詳爵里後系詩話於體為協鄉感舊集補傳從之今仍其例若生平槩見文筆行實猶傳輿論聞見所及悉為采附以備文獻惟公家之言難于輒錄掎擊標榜尤不敢出矣是編小傳以行實居前逸事次之與詩相關者又次之意在謹嚴稍用史法與感舊集微異其見聞最確而無可徵者仍以按語附後

一 是編所選皆采自本集其本集不得而采於說部



詩話者間有一二字至于小說雜記仙鬼夢寐之作律以大雅皆可不收李太白少為縣吏高達夫死作女妖委巷流傳詎可徵信耶

一論甘忌辛是丹非素江醴陵之所深譏故斯集兼采衆長不拘一格然取類雖博總以不失雅音為主奇詭如盧仝李賀平易如胡曾周曇皆不輕錄勿訝闕如樂府音律久亡作之不易茲以新樂府貌故不多錄○七古之格不一總之以諧調為主長慶轉韻體佳者亦錄惟四傑體僅有存者○艷體繁不入選其無傷風雅而詞甚工者間存一二咏物詩亦仿此例以備游戲之格○所錄篇中間有刪節或點易數字以為全辭者考之古人每有此例亦準諸義之安可爾

一黃山谷錄號精華秦少游集名精騎皆貴精不貴多之意而茲集以表章為懷義難太簡昔人云佳篇既多則中駟亦逸雅製未協雖次乘必錄或多或少并無成見觀者諒之本集多者其集方傳者名盛者在所當嚴本集少者其傳將湮者名未著者大抵寬取之詩逾八千人將七百固難執一相繩舉此廢彼也

一各家文集或分體或編年各從其舊不更張割裂蹈削趾遠屨之譏蓋以人編詩與以詩分體例自不同舊人選本可覆按也

一是編之作欲以薈萃菁華表章幽隱徵詩一啟已見本懷然收集雖衆而闕佚亦多擬作續編附後



凡有藏本尚望速寄抑鄙意更欲博徵明代作者  
以為前編所賴賢士大夫留心訪輯早為郵致  
昔人有云蘧伯玉耻獨為君子好義之美亦已載  
其半矣

松泉竹町及諸君子所校訂正訛誤指摘瑕類

于此書殊為有功但覆核所指亦得失相半凡

允當無疑者悉依改正并刪十餘首其應再商

者兩存于冊如詞有源本中聖主臣周二堯二之類字有依

據填字本孟子莽蒼本莊子屬作去教本毛詩之類容有一時未詳無

庸更改其字音平仄可通者如思之去教唐人亦以押韻為之去

教義在支韻若何為奚為本可兩用伍員之平去皆通嫖姚之平仄並用之類亦不須

膠柱鼓瑟其實係誤用而詩不可廢者如故事之誤用

韻之誤土音之誤例應入選不以二卵棄干城也至于

拘調知者原寡諸君所論十得一二其拘之義

法與所以然之故或有未悉蓋拘調自是正法

不叶則為失調不可比而同之今于其合法者

與之注明失調者存其小誤前人選本例可覆

按且此集體本博大義歸包括泰山不辭土壤

滄海不擇細流所以成高大也若沾于一字

一句之間見法必取方家著作義不如是竊謂



大體既協小疵不必盡杜識力之廣狹由乎觀者而已若悠々之口何足計校哉

近文章砥厲庶隅劄子

臣謹案孔穎達疏以為習近文章以自磨厲使成已庶隅以兩句為一義陳澧集說于上句用論語質勝則野文勝則史之意于下句以為求切磋琢磨之益不刊方以為圓兩句各為一義似皆為制行言者窺觀聖賢教人必以學文修行為先學文以明理修行以成身童而習之終身不敢以少懈以此推之則此兩言學者從事文行所以用心之道也蓋今古之文章皆義理之所寓所見隘則無以致其博所入淺則無以致其精得少以自足時久而漸怠其心不與之近則功力疎矣惟善學



者既學文以窮究義理則必存恒久之心以習其所業  
時：與為親近而不離若詩書所載禮樂所昭制度所  
具無不習熟而玩索之以其義理培養身心學記所云  
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夫子所謂溫故而知新董仲舒所  
謂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皆近文章之事而學  
者所以用其心也至于見聞既廣則取精而用宏義理  
既精則本深而末茂以之敷陳事理發為文辭亦彬  
乎質有其文與制行均有可觀矣若夫制行之道必有  
守而後有為貴方而不貴圓故取象于廉隅廉隅既定  
掾守自正然不時：砥厲猶恐其逐物而靡惟是存謹

慎之心致堅強之力夙夜念慮必有以自濯磨臨事裁  
處必有以自淬礪大德既不敢踰細行尤兢：焉不肯  
幾微苟且以自傷其所守庶幾出而有為必端方正直  
克自樹立而不至于俯仰委靡有失足之慚矣蓋古人  
之于文行本非判然為二而其心之兢業不忘則尤其  
無異用者故臣愚淺近之見以為學者有志于學文修  
行其用心之道當如此







之載無敬無臭也由卻之言則動靜之交三才之會也  
其旨同歟異歟通書本名易通然所及僅乾損益等數  
卦此外豈遂未及歟觀其全書大抵與圖說相表裏而  
包含宏大厥指不一其立之言要何如也抑所以發明圖  
說者其與旨可直舉歟圖象之終氣化形化一根太極  
于天親之合仁孝之一已指以示人矣然其說引而未  
伸今將何以究其說而竟其義耶西銘之言純粹以精  
程子謂其可達天德其要安在學者或言西銘有一直  
一橫之理今可由其說而推明之歟西銘本曰訂頑所  
以化不仁也東銘本曰砭愚所以誨不智也今東銘在

正蒙之終其所以教人之義亦至親切矣可指而陳之  
與周子言太極張子言太虛太和一神兩化之言誠至  
精矣然原其所見以太極陰陽參而為三與周子同與  
異與抑所見或有間與凡此略舉數端皆諸生素所講  
習研究者也其以所見著于篇



詩學源流策一道

詩之興也。殆與生民俱矣。民生有性。發為情。著于言。之不足而長言之。詠歌之。其教中乎宮商清濁高下。雜而成文。要以道。其性情為本。其流極之變。與世遷移。莫不有得有失。而古今源流。有可得而知者矣。三百五篇。溫柔敦厚之道。彰而勸懲諷諭之義。備其用。使人得其性情之正。楚騷之作。文繁理富。託意深微。昔人以為小雅之遺。故言詩者。未有不源之騷雅者也。騷賦皆詩之流。及漢而變為五言。歌詩亦間出焉。西漢之作。簡質高古。尚矣。然五言之體。盛于建安。故曹子建為文士。



之宗。魏晉之間，嗣宗詠懷，別開門庭，上薄風雅，陶淵明安貧苦節，寄懷詩酒，情既真曠，文乃超拔，此皆後人所仰止也。君子誦其篇章，以觀其性情之所寄，良有足為法則者，故傳之千古而不廢。若夫摹山水，則始于康樂，累故實，則盛于延之。晉之潘陸，風格不振，遂開江左綺靡之習。宋之鮑照，文體傾側，實為徐庾浮艷之祖。其得失亦槩可睹矣。永明中沈約、王融始創聲病之論，一簡之內，音韻不同，二韻之中，輕重悉異，文體驟變。沿及唐初，是為齊梁體。至唐之沈宋，聲律益嚴，謂之律詩。于時陳子昂復古反正，獨以阮籍為宗，為古體詩。古律二體

由是分焉。至于開元、天寶之間，李杜特起，觀其寄興之深微，衷情之沉摯，意極自然，體兼眾妙，誠足以獨有千古。然其源流所自，未嘗重薄。古人太白祖述風騷宗法，漢魏下至六朝，時有出入。子美遠親子建，近學陰何其至也。乃兼總一代，包羅萬彙，蓋詩之變化至此而極爾。夫詩莫盛于唐，李杜之外，若張曲江、韋蘓州、王右丞、孟襄陽、高常侍、岑嘉州諸人，同時並出，風流相映，後人目以盛唐，良不誣也。肅代以還，至于貞元、長慶，而李杜始重。昌黎、香山皆其分派，而門戶不同。柳子厚之源于陶，李、王、溪之源于杜，皆優入其域者也。自此以下，氣格漸



卑殆闕時運為之而詩之性情亦難言矣宋初有西崑  
體其博麗為一時之美及歐蘇諸大家出而一變其習  
東坡超軼今古山谷力開堂奧要皆以杜為宗師若永  
叔聖俞子美介甫諸人先後並出宋詩于是為盛南渡  
以後僅得放翁元之遺山道園差可嗣響數人之才力  
與古人伯仲之間而總觀一代不及乎前者豈非時會  
之變不可強與明初之詩以季迪為大宗孝武之間李  
何復古嘉隆之代王李並稱而論者每多遺議若徐迪  
功高子業諸人則無間言要其本源皆歸于正而性情  
之著莫能強同言詩者本之雅騷以正其源沿之漢魏  
以別其流博之六朝三唐以窮其變廣之宋元明代以  
觀其通悉得古人之得失而要以溫柔敦厚之旨庶乎  
可以論詩矣







流響棟宇依稀檐楹俯仰嗟百年之鼎、悟鴻泥而寄  
想胡予懷之多悲紛振觸以愀惘昔予髮之始髻每驅  
馬于東郭騁遠目于原田眇斜陽之村落委紫轡以遲  
迴蔭青松而盤薄雖短垣之已頽繁長藤之猶絡動懷  
古之幽情坐荒亭而寂寞亦或叩柴關啟幽扃携故人  
步前庭踐綠苔之曲徑解青絲之長鉗問牡丹而已悴  
茗齋先生詩云矩亭、下綠成苔曾記東山避地來六  
十年間垂手過牡丹還照舊時開予亦有詩云青松憔悴  
不成行鄉哲風流剩夕陽重憶對銀杏其未零撫時  
序之幹轉嗟輪馭之不停曾日月之云幾空月白而煙  
青矧夫人泣北風天忘西顧六合同霾三光失度甫節

鷗張膺滂湯赴或糜爛于朽楊或毛裏于刀鋸匪風感  
烹魚之思行道有多露之懼蟠鴻飛于梁碭閔龍蟄于  
林慮築茅屋以藏形斲方輪而止步心匪石以彌堅耳  
濯流而恐污彼東海之揚塵詎滄波之可溯者哉世遠  
人遙星移物換誰嗣餘徽我行長嘆嘉君子之用心美  
哲人之當亂聽林杪之啼鳥望雲中之鳴雁孰有憂而  
可忘聊寫心于濡翰



公祭趙秋谷先生文

嗚呼文章有神千秋不沒蓋棺論定孰予孰奪達者先  
覺名在海內哲匠淪亡邦族是瘁嗚呼先生海岱之靈  
齊魯之英慧由夙業才本天成對客揮毫穎如李泌弱  
冠登朝鋒銳孰匹鋒虞易缺銳虞易折世路嶮巖中道  
蹉跎一謝簪紱益振風雅發揮前賢衣被來者昔游詞  
林歲在己未甲子一週更逾六歲六十餘年人代幾遷  
老成尚在靈光巋然東浮溟渤南邁嶺嶠游戲金閭徘徊  
嵩少踪跡所至翰墨淋漓提携鮑謝出入繇羲天留  
碩果償以名壽高卧園林實曰耆舊漁洋司寇詩家宗



師先生後起不附不隨文無定質何妨分道雙鵠並翔  
心契其妙我聞司寇始慕先生形迹偶間伊畏匪憎先  
生論詩曰王弟一目以盛唐竹垞為匹司寇之卒先生  
奔視痛哭而言典型杳矣伏惟大雅東國之光語言織  
芥亦云何傷王既萬古趙亦百世先生而作斯言不愧  
緬想清風遙寄蕪詞尚有靈爽笑以鑒之

公祭同年邵亶承文  
公祭蘇林谷文  
公祭蘇林谷文  
公祭蘇林谷文  
公祭蘇林谷文  
公祭蘇林谷文  
公祭蘇林谷文  
公祭蘇林谷文  
公祭蘇林谷文  
公祭蘇林谷文

公祭同年邵亶承文

嗚呼哀哉天黯々兮秋風酸雲漫々兮赤日寒桂樹折  
兮小山瘁叢蘭敗兮九畹蔚鳥失羣兮亂啼人亡侶兮  
含悽悲莫悲兮別離念子去兮安之美不育兮孰最命  
不延兮孰忘昔之日兮胡親今之日兮吾孰與企天路  
遠兮問不聞思君子兮不可云與子游兮中洲塞芙蓉  
兮居上頭陟方瀛兮渺獨立逝相要兮翔焉集與子望  
兮帝鄉驂鸞鶴兮翱翔齊玉軼兮先後效驅馳兮左以  
右幾日兮不見紛纒々兮風雨碎聞鶗鴂兮先鳴淚驚  
流兮如霰忽將信兮將疑就瑤圃兮咨之寶玉殘兮珠



光碎失國珍兮嗟涕洟駕青虬兮求子蹤雲路悠兮逝  
難從即長夜兮何時旦笑語新兮人猶緬哭子兮初秋  
望白雲兮使人愁送子兮南浦雁哀叫兮吾不得語聽  
杜鵑兮啼血心摧傷兮肝腸絕千齡兮萬恨復何言兮  
天不慙羅桂酒兮奠椒漿招君魂兮白玉堂魂不來兮  
遊何所望漠兮涕如雨嗚呼哀哉

公祭同平昭夏本支

蘇東坡公祭奉政大夫范太翁文

嗚呼哀哉秋風厲兮喬木摧天地肅兮賢人萎望故國  
兮千里思君子兮安歸惟先生之令德誕自幼而岐嶷  
承世德之駿烈得稽古之良規性豪邁以抗爽耻章句  
之猥卑究用世之大畧惟文與武其兼之昔侍行于南  
服撫苗獠以建牙箐幽阻而邃密種盤繞而紛拏尋仇  
讎其若飴稱干戈而相加趨左右而擘畫遂妥帖而不  
譁日優游以觀理挹精妙于土苴出餘技以靖亂劇鄉  
曲之么麼嗟時命之不齊技雖工而遇窒伊一第之溷  
人猶將得而羊失膺一命以効績亦學士之恒然苟存



心以濟物豈自靳乎一官哀無辜之累窮根株之牽  
連達民隱以昭蕪豁僵代以平反彼利臣之務財羨多  
術以獻媚善飾有而鑿空乃名增而實匱曾人滿之不  
恤曰土滿其當治目膏腴以為荒肆欺罔而不愧既罔  
上以自容復罔下以視利曰汝肉民而予從將報汝以  
為市幸莠政之不長不旋踵而如棄惟君子之見幾恐  
殘民而辭位惟令子之克家實先生之善誨偉建言之  
多裨本庭訓之夙佩胡感疾而不起向仙城而遂逝聞  
惡耗而長歎將臨奠而未能敢寄言以誅行悵遠望以  
撫膺庶國人之心許知斯文之可憑

孫文定公祭文

嗚呼泰山云頽梁木云壞哲人云萎天不憖遺以為人  
師斯世同悲匪已之私惟我夫子天稟其靈地鍾其英  
維申維甫降神而生寶玉在山其輝騰上松柏未成氣  
凜千文學務性命趨軌聖賢行法言道志一力堅由鄉  
而國文匹厥德十載詞垣道義允殖太學作師明復安  
定化自躬行羣材用盛載陟京尹人望風敬表正影端  
輦轂肅清爰升卿佐宣猷舉職遂陟冢宰式均邦國宰  
統百官尚兼司寇敬慎由獄明刑弼教是時太學是總  
是監于六館其教克誠小子之來慚無所搯秋雨槐



花秋風蕭帽惟我夫子登明選公二百七十鄉薦攸同  
榜下修謁時維出牧十五年來升沈起伏秉德之固終  
始不回人維求舊第祿方來老成是賴卒長百僚遂叅  
密勿協恭同朝人臣受知品望學術端謹深醇言維其  
實夫子在家四海翹首夫子在朝天下額手浮言之  
興天鑒其衷忠信不渝浮雲太空小子追隨是倣是  
倣仰惟國家下親函文云何疾疢君子是嬰一辰不  
忍痛結千齡臨喪號慟百身莫贖有感在心有淚盈臯  
酒醴空設肝腸痛摧言不盡意以寫我哀

乙丑同年公祭蔣太翁文

嗚呼哀哉金閭氣黯兮山不春震澤波淺兮水揚塵西  
日頽光兮哲人萎南極失曜兮典型誰歸胡今歲之在  
辰兮遽聞賢之嗟也方七日之為人兮已歌楚之些也  
惟先生之令德兮幼孝友而溫恭克砥節以自樹兮修  
百行于厥躬郭有道之名高兮彌休之以不仕陳仲弓  
之道廣兮含醇德以終始抱瑤珍而不耀兮政乃施于  
厥家愛與教其並至今兮曰自近而及遐子孫賢門將大  
兮惟先生之善誨或龍躍而鳳鳴兮寶不盡于淵岱治  
移官而自理兮况重之以廉清惟清白之不染兮乃解



顏于令名昔抱孫于膝上兮曾幾何其日月采藻耀而  
高翔兮名特擢乎金闕眄階庭之玉樹兮皆過末與封  
胡競稱觴而上壽兮豈徒軒冕之為娛欣大耋之既屆  
兮仰淑問之彌劬實在貴而志驕兮永以保夫清妙方  
逍遙于朝夕兮扶筇杖以嬉游胡去世如脫屣兮哀神  
明之不少留某等獲侍于賢孫兮承下風于末契慟凶  
問之忽聞兮心如疾而如醉執素紼而未及兮將薄薦  
乎溪毛寫哀忱以將信兮庶仙馭之非遙嗚呼哀哉

公祭蔣太翁文

嗚呼哀哉先生往矣金花綵勝猶傳南楚風流蚪駕螭  
驂遽失東吳耆舊德音未已方承聽于願期惡耗旋來  
轉愴神于眉壽此四方遠到共傷陳實之亡而千里云  
遙願附徐孺之後者矣嗚呼先生砥躬積德裕後承先  
曾聞萬石家敬孝如石建共說一門昆友愛比辛攀絕  
口水漿至性獨深于七日連床風雨因心將有其百年  
先生之至行也遺子孫以清白房彥謙分其俸錢振朋  
友之窮乏魯子敬指其倉困蛇銜珠而莫報折券奚言  
烏戢翅以相依割田是軫先生之厚德也堂前濟、則



竇氏聯珠庭際翮、則薛家三鳳俾家珍為國器教以  
孝而作忠兼政事與文章儲其學以致用先生之義方  
也是以名喧文苑譽重官常分曹稱其諳練出牧歌其  
循良胡武伯之清操厲之有素傅季珪之明敏訓以多  
方先生之經濟也年逾大耋百齡在指頤之間膝繞曾  
元五世得同堂之樂矧孫枝之方茂于彼朝陽稱國士  
之無雙領茲著作醉游春圃正緬想于羲皇吟聽秋潭  
胡空懷夫矍鑠先生之順化也嗚呼哀哉遠來時而遠  
去順先生與造物游于無何崇如山而浚如淵小子聆  
嘉教知為有道是以摘其光曜令問顯于靡窮溯厥高

深同哀銜于在抱此日風寒燕市涕洒椒漿何時月冷  
吳江淚沾芳艸嗚呼哀哉



觀風示

蓋聞王方在璞精氣必見于山川木之當春華蕤先滋  
于雨露是以懷文抱質或興藏器之嗟至于筮土釧金  
具有成材之望惟張掖之名城暨酒泉之古郡西河黑  
水職方舊隸雍州紫塞雪峰疆索新通西極篤經術而  
尚氣節允知天性淳良舉孝秀而稱師儒詎比邊隅荒  
陋祁孔賓之精博史牒流聞張子然之大才西州著美  
精金良玉寶藏湧其地靈青壁丹崖國琛鍾乎人傑豈  
古今之異致而文彩之弗昭者乎乃本道歷世經生廿  
年詞苑青燈黃卷幾殫辛勤絳帳臯比每多講授一行



作吏寧為碌々之容庶士關懷必有翹々之秀文為行  
表欲覘拜獻先資言乃心敬思聽淹通妙緒若乃雷同  
勦說久受斥于先賢假手捉刀更難欺于洞見文章有  
道庶恥存焉不致疑于諸生幸共敦夫雅尚

飭查修墳塚文

掩骼有候月令所以廣仁枯骨不遺王政所以明厚苟  
存父母斯民之心必無生死岐視之理况復見聞所歷  
過墟墓而生哀廢墜當修塵牛羊之勿踐者哉本道前  
日過高臺縣朽棺橫道枯骨支堤已經嚴諭速為掩埋  
今因查肅州城工週視三面自東轉北經由義塚數處  
枯顱拋棄脛骨橫陳望之心酸不覺灑淚大抵年久荒  
墳無主亂塚徑路踐踏水潦浸削棺破尸殘魂傷骨慘  
本道觸目傷心因此推彼念子惠之弗周慚職守之未  
盡飭仰肅州備查所屬地方凡係義塚等處務飭鄉地



嚴禁殘毀并勸諭居民共為保護即如孤魂壇之東更  
宜嚴示勿作便道本道如有聞見立提鄉地居民責懲  
即該州亦不得辭其過夫地方近則耳目易周仁愛切  
則黎庶共喻嚴普濟育嬰之規以卹其生推塋限遮列  
之義以卹其死遠伯玉恥獨為君子該州宜分載半之  
仁子輿氏謂人同此心本道實出不忍之意務宜實行  
勿應故事并轉飭高臺縣遵行勿違

并文母旗方之心必無主天如財之野必無主國如財  
於器百刻自全所心嚴寸計骨不盡王廷所心即事也  
願查刻刻刻文



